

【all郊】戩彪发姜X殷郊 龙门（更新中）

Posted originally on the [Archive of Our Own](http://archiveofourown.org/works/50637217) at <http://archiveofourown.org/works/50637217>.

Rating:	General Audiences
Archive Warning:	Creator Chose Not To Use Archive Warnings
Category:	M/M
Fandom:	封神三部曲 Creation of the Gods (Wuershan Movies) 封神第一部
Relationship:	all郊 , 彪郊 , 戩郊 , 姬屋藏郊 , Chong Yingbiao/Yin Jiao , 发郊 , 戩彪发姜x殷郊
Character:	Chong Yingbiao , Yang Jian Erlang Shen , King Wu of Zhou Ji Fa , Yin Jiao (Creation of the Gods) , 崇应彪 , 殷郊 , 杨戩 , 姬发 , 姜文焕 - Character
Additional Tags:	正经武侠权谋文
Language:	中文-普通话 國語
Stats:	Published: 2023-10-07 Updated: 2023-10-16 Words: 43,608 Chapters: 8/20

【all郊】戩彪发姜X殷郊 龙门（更新中）

by [lvstar](#)

Summary

正经武侠权谋文，彪发戩姜排队吃饭，开车从第五章开始。番外5p

龙门1 沙暴再起

千里塞外，一片黄沙。正午日头正盛，一丝风也没有，安静的宛如死境。一只蜥蜴半闭着眼趴在沙地上连腮都懒得鼓。突然，地面开始震颤，蜥蜴哧溜一下钻进沙里无影无踪。只见远处沙丘上黑压压一片遮天蔽日正朝这边漫过来。怪就怪在，此时正值秋高气爽，如何会有沙暴？再细听，马蹄争鸣，再细看，哪是什么沙暴，却是一支上千人的马队正以气吞山河之势奔袭而过。为首那人年纪极轻，面部轮廓刚毅又不失柔情，眼神凌厉又带着戏谑。只见他高高举起手中尖刃长兵，勒住缰绳，他胯下那匹汗血宝马扬蹄长嘶停在了龙门关外。“侯爷，这次平了丹嗤部落咱们可得大张旗鼓好好庆贺一番了！”杨戩嗯了一声，调转马头冲着身后的马队扬声说道：“此役有劳各位弟兄！自今日起龙门内大摆三日宴席慰劳各位！”顿时众人山呼侯爷威武，震的悬挂在关门高处的旗子都掉了下来。

杨戩，殷朝前兵部尚书之孙。杨老将军因佞臣谗言获罪被贬于边关龙门守城。杨戩从小熟读兵书又有老将军亲自教诲颇有将帅之才。奈何无用武之地，只得日日领着一群亲兵玩伴到处惹是生非。就这样玩着玩着竟将那时常骚扰商队的乌族响马子和搞得龙门鸡犬不宁的几十路马帮统统降服，将这有名的三不管地带收拾的服服帖帖。这东拼西凑的一路下来，数年间他麾下发展壮大为一支拥有拔城战力，数万精兵的马队，边关各城闻风丧胆，杨戩塞外阎罗之名不胫而走。“这要是放在中原，您就是武林盟主了。”小马贼阿谀奉承。“那算什么玩意，老子不稀罕。以后就叫侯爷，关内有皇帝老儿，那这万里西域就是我关外候杨戩的天下。”

“都下马！”这是杨戩的规矩，进龙门城必须下马牵行，不得骑马穿街，不得打扰商贩做生意，不得惊扰行人。“侯爷，这整个龙门城都是您的，咱在自家后院溜溜马怎么了。”随从说。“你懂个屁，你给这好端端的城里弄得乌烟瘴气的对我宝贝儿子教育不好。”杨戩牵着马快步走着着急回家见人：“我儿子可是被我教育的谦良恭俭让，特别乖！”想起家里的宝贝，塞外阎罗也不禁莞尔。“不好了不好了！侯爷不好了！”“闭嘴！侯爷好着呢！”“是少主！少主又不见了！”“啊！我的郊郊！”

“看，这沙海，一望无际！真是让人心。。心。。。”

“心旷神怡，心驰神往，小兄弟别说了。。在下。。要。。不行了。。。”强撑着说完，那人就晕了过去。“诶？你这人怎么这么弱啊！中原人真是不中用。。”殷郊嘿呦嘿呦的把他拖进凉棚。他才十六岁，身高也才到他爹肩膀，这会儿拖拽个体格大他一圈的成年男人真是难为他了。

“武功再高，到我龙门也得变猫。”殷郊嘴里叼着根芨芨草蹲在他边上。这人一看就不是普通平民，这身华贵的衣服啧啧啧，什么奇怪纹样啊歪七扭八的好丑。他这刀，殷郊企图去将那人腰间的刀拔出来，但是稍微一动，那明明已经晕过去的人突然手死死的按在刀柄上。“我不抢你的了！放开我手！”殷郊废了好大力把手拔出来。站起来生气的踢了一下他的腿。“这刀鞘一看就不一般，肯定值不少钱吧。怪不得这么宝贝。”殷郊想。“两个时辰内你要是不醒，我就把你衣服扒了卖了，刀给你当了！”然后他毫不客气的猛灌一口水，全喷到了那昏迷之人的脸上。

一个时辰以后，那人才渐渐苏醒。他坐起来晃晃头，手马上摸向自己腰间，还好绣春刀还在，他松了一口气。自己身上的伤已经被包扎好了，看来是救他那个小兄弟的手笔。他起身迈出凉棚，铺在他面前的，是夜晚的大漠。繁星漫天，沙丘此起彼伏绵延不绝，在冷月清辉下何其壮美，而刚才那个小兄弟就翘着腿悠闲的靠在旁边的大石头上，头枕着手臂看天，嘴里还叼了一根草晃啊晃的。这让他产生了一种入画的错觉，仿佛自己是外来的旅人，不小心闯进了一个仙灵的境界。他站在一边不忍打扰这幅美好的画面，直到殷郊扭头看见他。殷郊噌的坐起身，嘴里念叨着：“完了完了。。醒了醒了，这回买卖做不成

了！”“在下姬发，多谢小兄弟救命之恩。”姬发走上前去冲他作揖。殷郊站起来慢悠悠绕着他转了一圈然后猛的凑上去跟他的脸离的极近。姬发没动，定定的站在原地。“啊，不好玩，你怎么不害怕！连点反应也没有，中原人真无趣啊。”殷郊背着手踢踢地上的沙子。其实是有的，姬发想。当那张少年的脸凑近的时候，他的心不可控的狂跳。这少年应该是有古月人血统，眼眶深邃，鼻梁高挺，眼珠带了点棕色，让本该深沉的眸子浸染了些许风情，他嘴巴不大形状姣好在这大漠里竟然湿湿润润的，凑上来的时候只要自己稍微往前一步就会碰到。这大漠方圆数十里没有人家，只有这一顶凉棚和这个模样出众的少年，怕不是自己真的碰上了精怪。“你这人怎么傻愣愣的，不是要谢我吗，怎么个谢法啊。”殷郊往地上一坐，拍拍旁边的空地，示意他也坐。姬发整了整飞鱼服，端端正正的坐下。“你昏迷的时候呢，我已经搜过你身了，哎呀一贫如洗一毛不拔一个子也没有。所以要谢的话你只能把那刀给我了。”殷郊指着腰间绣春刀。“不可，啊，我的意思是说，这是我的重要之物，但是只要小兄弟告知家住何处，姬发定登门道谢。”姬发作揖。“哎呀哎呀，好好说话好好说话。”殷郊受不了他繁文缛节，就想按下他作揖的手。姬发昏迷刚醒，身体处于虚弱状态，手自然是冰凉的，在触到少年温热的手的时候呼吸一窒反手就要握住这热源，却被少年灵巧的甩开了。殷郊跳起来拍拍裤子上的沙子，跟他说：“乱摸什么乱摸什么！我爹可是跟我说过不要让别人摸我！走了！不跟你玩了！”说罢把手指放在嘴边打了声呼哨，这时一只巨鹰从天俯冲下来，殷郊向着它飞来的方向疾跑两步，纵身一跃，伸手一把抓住鹰爪，在姬发惊异的表情里，吊在鹰上飞走了。姬发低头看着自己的手，那上面还残留着少年的余温。“有意思。”他低声说。

“少主啊！你可回来了！侯爷正大发雷霆找你呢！快去看看吧！”

“额他发火了？他发火你还让我去送！你当我傻啊！”殷郊噔噔噔跑进自己屋关上房门坐在屋里装乖巧。果然不一会，房门就被踹开了。杨戩一脸怒容迈了进来。“老年人发这么大火对身体不好，爹爹。”殷郊站起来拍拍他的肩。“殷郊，你多大了？”杨戩问。“十六了啊，我可告诉你啊，你马队里有15岁就跟着出去跑野的，我都十六了，出个门怎么了！”殷郊抱着臂一脸我没错。“那我多大了。”杨戩不管他继续问。“二十。。五。。二十六？”“就是老子才二十六！老年人个屁你找打！”杨戩说完就到处找笤帚。“那不是你让我管你叫爹的吗！叫了又不高兴！啊真是奇怪的老头啊杨戩！”殷郊上蹿下跳一边刺激他：“你可别搞小时候那套！休想打我屁股！我长大了！”

门外洒扫的老何摇了摇头，侯爷跟少主又打起来了，还是和往常一样热闹啊。他想起十年前，杨戩领着十几路刚刚收编的马匪，横扫了好几个龙门外围的小城邦，年轻气盛何等威风。那天原本应该直接回龙门休整队伍，却碰上了强沙暴，杨戩和老何跟一众人走散了。飞沙迷眼，两人无头苍蝇似的乱转，突然看到前面沙漠中有几匹马不正常的转着圈，他们大喜以为碰到了同伴。待到迎着风沙走近才发现，哪有活人，分明是一地的尸体，沙地都被血染红了。杨戩问老何：“龙门马匪不是都让我收了吗？怎么还有别人？”老何凑上来说：“侯爷，没有了，龙门叫得上号的人都在您手里了，能一下灭了几十个人队伍的，估计不是马匪所为。”二人上前查看，果然车队上的财务并没有被抢夺，这绝非马匪行径。“嚣张，竟然在老子的地盘上搞这么大动静。”杨戩冷哼了一声。老何刚要说话，突然，角落的一个大箱子动了一下。杨戩抬手让老何不要乱动，自己则缓慢的靠过去，用三尖刃猛的挑开了箱盖。迎上他的，是一双波澜不惊的眼睛。

“是是是！多亏你我才能活下来！知道了知道了！但是我已经十六岁了！别人家的孩子15岁砍的人头数都多过15了，而你却不让我出龙门城，杨戩你到底在怕什么啊？”杨戩尚武，他手下的兵里，十四岁就可以上阵，十五岁就可以拿人头数来要军功了。但是他在去年突然下令，不许少主出龙门城。“郊郊，爹跟你说过多少次了，外面很危险的。你出了龙门在沙漠里，会被沙狐啊土狼啊吃掉的。”杨戩放缓语气。“得了吧别骗我了，不会沙漠里有什么你打不过的东西吧。”殷郊揶揄他。杨戩看着他那张漂亮又得意的小脸叹了口气：“唉，是啊，爹爹也有打不过的人。最近一年来龙门荒漠里经常有来往商贾被打劫，我自以为已经把马匪全部肃清收进马队了，一直难以摸清此事原委。”殷郊走过去想像小时候一样坐在杨戩腿上听他说话，却被推开了。“干什么！坐一下也不行！”殷郊抗议。“你自己说你长大了的啊，谁家十六岁的大孩子还坐别人腿啊。”“那我没长大，小戩哥哥让我坐一会。。就一

会。”杨戩被他弄得没办法，只能让他坐上来。在杨戩这，殷郊总是能得偿所愿。他得意的在杨戩怀里找了个舒服的姿势，靠着他听他继续说。“听逃回来的人说，那断了商路的煞星竟只一人行事。此人武功路数颇为难以捉摸，明明暗暗，经常在四下无人时突然现身，用一柄利刃从身后割了人的喉然后又像来的时候一样突然消失。”“等等，爹，你说的这是鬼不是人。”殷郊说。“是啊，所以道上都称他为鬼侯，爹爹关外侯打不过鬼侯，郊郊别乱跑出去好不好。”杨戩哄着他说。“再议再议，你再多说点，他还干嘛了。”殷郊拽拽杨戩的衣服催他。“这人在沙漠里来无影去无踪，一年里就没几个商队能活着进得了龙门城的，我们也一直在抓他，但是根本无从下手。你说他求财吧，他又把人都杀了，你说他寻仇吧，他又把财物都一扫而空。有时候甚至不是商队他也抢，也杀。”杨戩对这个人真的头疼，这鬼侯让他十年来维持的安稳局面瞬间有了裂痕。“所以，不是爹爹关着你，是真的太危险了。”“唔。。。那好吧。”殷郊用头蹭蹭杨戩的脖子。他从小就喜欢赖在杨戩身上，小男孩坐着也不老实，杨戩就用手箍着他的腰防止他掉下去。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也就有意无意的规避起跟殷郊的身体接触。可是殷郊无知无觉，十六岁正是抽条的时候，晚上他经常说自己膝盖疼就爬到养父的床上嚷嚷着让爹爹帮忙按腿，杨戩给他按揉着膝盖，然后看着殷郊舒服的在自己床上睡过去，那张小脸在月光下无辜又诱人，真想。。。杨戩摇摇头，把奇怪的感觉驱散掉，然后说服自己是他爹，再理所应当的把他抱在怀里，睡着了。“好了，下去吧，爹爹腿都麻了。”杨戩把他往下推。殷郊不乐意，他还没玩够，他双手搂住杨戩的脖子往自己这边勒一边嚷嚷着：“小戩哥哥不行喽，小时候我坐几个时辰你都不会麻的！”杨戩一边往后躲一边去掰他的手心想：老子腿没麻，别的地方麻了！两人又开始打架。

下弦月，一人立于龙门孤塔之上，他蒙着面，风吹起他的斗篷猎猎作响。千里大漠在他面前寂寥的铺开，整座龙门城在他身后疏离的坐落，再错眼间那里已经没有人了，他的存在仿佛是一个突兀的蜃楼。

“什么？失败了？”此时龙门西北偏北几十里的黑沙峰内传来暴喝，一个戴着铁面具的人一掌劈碎了石桌的一角。此人正是臭名昭著的影刃杀手组织的首座铁面人。江湖流传一句话：“得影刃者得天下。”足以证明它的地位。它可以做最锋利的刀，割断所有反对者的喉咙让他们不再说话，也可以做最明利的耳目，监视你的敌人和伙伴。影刃，无处不在。“属下武艺不精，让他跑了。”座下之人头埋的很低，脸隐没在黑色的兜帽下看不清楚长相，宽大的黑斗篷被山谷中的邪风吹起，露出手臂上鼓胀的肌肉，弯刀别在他身后，散发出血腥之气。正是那日出现在龙门孤塔上的鬼魅。“崇应彪，你位列我影刃十大高手之首，区区锦衣卫奈何的了你？”铁面人嗤的笑了出来。“属下想知道，此次任务您是否还分派给他？”崇应彪问。“当然没有，上面的人只想让他死，并不想派一堆人去打草惊蛇。”铁面人说。“那好，目标已进龙门城，我必杀他。”崇应彪转身离开大殿，心中却疑虑重重，如果没派其他人，那为什么他会在自己即将杀死锦衣卫的时候突然出现在那里，难道真是巧合？

姬发的手下终于在老大没死之前赶到了。“你们几个，就不能低调点。。。 ”姬发太阳穴直跳：“咱们锦衣卫是来抓人的，不是来招人的。”此时龙门客栈里，其他客人都离他们这一桌远远的。这几个人身穿统一飞鱼服，手里各个拿着兵器，黑压压一片往那一坐一看就不是善类。店小二晃过去搭话：“我说几位官爷，瞧着面生啊，想知道点啥，只要这个到位，我龙门百事通姜文焕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他晃晃手里的铜钱。姬发把一锭银元宝拍在桌上。“这的管事是谁？”“我老爹，年过古稀了在家养老呢您要请他出来？”“不必了，最近有没有什么可疑的女人进城？”“官爷这就难为我了，您也知道这龙门三不管，哪天没有可疑的人啊，甭管男的女的，咱就看您也挺可疑的。但您要非找女的，那我们这有啊，城东天香楼里有的是。”“岂有此理，把我们当成什么了！”姬发手下咣的一声把刀拍在桌上。“算了。”姬发手一挥制止了暴怒的手下，起身拉着店小二往门口走。等到离其他人足够远了之后，他小声问：“那我问你最后一个问题，十年前龙门城外大劫案你应该知道吧。”“您说哪个大劫？我们这天天大劫。”姬发按按太阳穴一忍再忍：“一整个车队人都丧命那个。”“额额！你说那个！啊那时候虽然我才7岁，但是听老人给我讲过！哇那个惨诶，几十个人，一

个都没活下来。”“真的，一个都没活下来？”“那肯定啊！听说啊，是阎王派恶鬼来索命了！”“还是多谢了。。。”姬发心事重重的坐回去，对手下说：“此人多半就是骗子，什么也问不出来，还是抓紧时间找到那女人拿回诏书吧。”他想起离京前，“此次派你至龙门，务必要带回当年走失的太子。此诏书事关重大，需一并带回。”苍老的声音从屏风后传出。“是，臣领命，定寻回太子，人在诏书在。”

此时城东天香楼一派歌舞升平，新来的花魁却把闺阁的窗户全部关死，她身后站着一个提着刀手臂流血不止的黑衣人。

TBC

龙门2 神偷，杀手，锦衣卫

殷郊一大早神清气爽，他昨晚非要赖在杨戩床上睡觉，结果醒来发现杨戩躺在地上。他想肯定是自己睡姿不好倒也没管那么多，迈过杨戩欢乐的盥漱出门了。杨戩睁开眼睛一下子坐起，黑眼圈深的要命。十六岁的少年皮肤滑溜溜，晚上睡冷了还迷迷糊糊的往自己怀里钻，二十六岁血气方刚的成年男子被他撩的心跳如鼓，下面缓缓抬头。他吓得直接抱着枕头下床，能离殷郊多远就多远。“再也不能让他过来睡了。不然我可能会暴毙。”杨戩想。

殷郊穿过熙熙攘攘的街道，包子摊老板看到他打招呼：“呦小殷今天早的勒！”殷郊顺手拿了个包子咬着，含糊说：“还是记我爹账上！”旁边的裁缝铺刚开门见到殷郊过来就上前拉住他说：“诶呦，我的爷诶，您可来了，我等了好多天，侯爷的褂子做好了！就等您来取了！”“哎呀，让我给忘了！”殷郊拍拍脑门。进去取了褂子之后，他大摇大摆的进了龙门客栈。龙门客栈今天依旧热闹非凡，作为边关要塞里唯一的客栈，这里每天都聚集着来自天南地北的三教九流。他目不斜视的穿过一桌桌食客直奔后厨。“来找小姜啊！”后厨的伙计跟他很熟了：“他刚出去了，好像去看什么东海珍珠了。”“什么珍珠？”殷郊问：“在哪？”“就在龙门东街新开的异人馆里。”

异人馆，顾名思义，是外来商贾集散货物之地。这里有南国的海物，波斯的香料，中原的丝绸，而近日最紧俏的就是东海来的珍珠。殷郊站在二楼往下看，一眼就看到了人群中左顾右盼的姜文焕。“我就知道。。”他嘀咕，迈步下楼去逮人。姜文焕正要伸手去够那货箱里的珍珠，就感觉腰被人制住了。有人贴在他耳边说：“被我当场抓获，姜文焕你还有什么话说。”是熟悉的不能再熟悉的声音。姜文焕翻了个白眼转过来，这一转，身后那人躲闪不及，嘴唇轻轻擦过他的脸。两人都一愣，然后啪的分开。“你，你不是答应我不再干这事了吗？”殷郊眼神游离面带尴尬。“我这还没来得及偷吗！你怎么找到这来了？”姜文焕感觉自己脸上以被他擦到的地方为中心波及到整张脸全红了。“你也知道这是偷啊，我还以为全龙门的东西都是你家的，你随便拿！”殷郊转身往门口走。姜文焕连忙追上拽着他胳膊哄道：“哎呀殷郊，殷郊你别生气嘛，你也知道我老爹是干嘛的吧！没办法啊，我这，家族事业。。”

想当年姜文焕的老爹是赫赫有名的江洋大盗，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直到一次碰上了个硬茬，落了个全国通缉。逼不得已远走龙门，好巧不巧遇到了杨家的女儿也就是杨戩的姐姐一见钟情入了赘生下了姜文焕。杨家虽然把龙门客栈交给他代管，但是姜老爹惦记着自己的独门绝技不能失传，于是就把这一手绝世神偷教给了姜文焕。姜文焕也是天赋异禀，从此发扬光大，自诩龙门没有一家他没偷过的。他今年17岁，算起来是殷郊的表哥，跟殷郊青梅竹马一起长大，从小到大偷的那些小物件也都是为了哄殷郊开心。殷郊一开始不知道，后来知道之后追着他打了几条街，并郑重的告诉他如果还偷就再也不跟他玩了。而这次姜文焕见到东海珍珠如此精巧夺目实在想拿回去给殷郊玩，你问他为什么不买，笑话，绝世神偷的字典里没有买这个字。两人拉拉扯扯行至门前，正撞上姬发带着一帮锦衣卫浩浩荡荡的走进来。姜文焕忙拉住殷郊靠到一边咬耳朵：“昨天这个官爷来咱们客栈。我觉得他很可疑，就上去搭话。你猜他向我打听什么。”殷郊一眼就认出了姬发，为了不被注意到，他把脸别过来跟姜文焕面对面。“他还跟你打听事了？”“可不，他问我十年前马队那个事，你。。我担心牵扯到你，就没说实话，我就说所有人都死了，我这么说可以吧？”姜文焕说。“牛的。”殷郊竖起大拇指。对于他是当年那队人中唯一的幸存者这件事只有杨家人和那个老何知晓，外人只知道杨侯爷一夜间多了个儿子并不敢乱问乱传。“他打听那事干嘛？不会真找我吧？”“难道是当年你跑了他们没杀干净今天派了个更厉害的杀人狂魔来斩草除根的？”姜文焕攥着他袖子惊恐的说。“小兄弟，上次姬发说要登门道谢，今日可否赏脸一叙？”两人浑然忘我的交流完全没注意到他们口中的杀人狂魔已经站到了身后。姬发一进馆就看到殷郊了，他抱着臂站在一边看了好一会这两小孩窝在一起嘀嘀咕咕。“上次？”姜文焕先反应过来，他转过头眼神质问殷郊你们还有上次？“这位大哥你不要说这么暧昧，知道你很感激我没让你死掉，可以了可以了我接受了登门拜访不必了真的就此别过吧！”“暧昧。。。是暖ai不是暖nuan。。”姬发太阳穴又跳起来，怎么每次见到他都在咬文

嚼字，这边关书院是不是应该建起来了。“既然这样就。。。 ”姬发话刚说了一半，一道银光闪过，弯刀直劈他后脑。姬发旋步避开，绣春刀出鞘回手一挡，“铮”的一声，兵器相撞激出火星迸溅。他定睛看向偷袭者，竟是那天在关外袭击自己的人。那人身形飘忽异常灵活，一招一式干脆利落招招致命，黑色兜帽遮住眉目，单手持弯刀咄咄相逼，自己上次就不是他的对手，要不是因为殷郊突然出现自己可能早已命丧关外。殷郊，他突然想到，随即两步冲到殷郊身边，拎起他的领子将人往身前一挡。那劈将下来的弯刀果然唰的停下了。更有意思了，姬发想。殷郊本来好好的站在边上嗑瓜子看热闹，突然被人抓起来去挡刀，反应过来之后他异常气愤手肘猛击姬发开始挣扎。这小孩打人还挺疼，姬发拎着他想。殷郊这边还在想方设法挣脱他的钳制，哪知陡然生变，面前这个杀手一把将他从姬发手里拽过，扛上肩头，夺门而出，施展轻功踩着房沿起落两下就消失在众人的视野里。整个异人馆哗然，这杨侯爷家的少主谁不认识，就这么光天化日被人劫走了这还了得？瞬间大帮人一哄而散有去报告杨戩的，有跑回家跟媳妇八卦的，还有攒几个人跃跃欲试要去救人企图赚一笔的。留下姬发皱着眉站在那表情复杂。“老大，是属下失职。”“没事。。你也不是失职一次两次了。”姬发扶额。“走吧，去打打听打听有关那个女人的事情。”“可是那个。。。”“与我们无关。”

“行了彪彪哥！别跑了！没人追了！”殷郊趴在那杀手背上喊。那人不听他的继续施展轻功跑的飞快。殷郊手伸下去捏他的腰，那人才抖了一下终于刹住了。殷郊从他背上滑到地上，伸了个懒腰。“那锦衣卫头领，是我这次要杀的人。”崇应彪说。“那你可得赶紧给我弄死他，妈的拿老子挡刀！”殷郊气呼呼的坐在地上。“两次了，殷郊，妨碍我。”崇应彪说。“哈？谁妨碍你啊？我自己愿意往你那破刀上撞啊？”殷郊抬腿去踢他。“下次，不许了。”“彪彪哥，我以为我只是文盲，但是你怎么回事啊，这么多年了还是几个字几个字蹦。”殷郊抬手拽拽他的裤脚。崇应彪低头就看到他仰起那张好看的小脸可怜巴巴的望着自己。他没忍住伸手揉了揉他的头，跟他并肩坐下。“上次谢谢你啊。”殷郊说：“谢谢你引荐我，终于进了影刃了！”“你为什么。。”崇应彪对于他想加入杀手组织这件事很不理解。“因为当杀手很帅！我也想像你一样！”殷郊说话的时候眼睛亮晶晶的看着崇应彪，一脸崇拜。这话说的崇应彪有点耳热，他拽拽兜帽，把脸埋的更深了。“好了彪彪哥，师父，上次你教我的刀法我还不熟，今天来练练好不好。”殷郊站起来拍拍身上的沙子去摸崇应彪的弯刀。那对于主人十分重要的兵器，就这样被殷郊随意的拿在手里摆弄。“是这样吗？”殷郊挥了两下，看着崇应彪求指点。崇应彪摇了摇头。殷郊又比划两下总觉得不对，他转过头跟崇应彪抱怨：“到底怎样的嘛，师父你来教我！”他一副少年的娇嗔，腰身在黑色衣服的包裹下显得很细，好像自己一只手就能环住。肩膀也不像其他西域人那么魁梧，非常适合搂在怀里。于是崇应彪就走过去从背后搂住了他，手把手教他如何挥刀。贴的近了，殷郊感受到身后人灼热的呼吸打在自己颈侧，握着刀的手也被紧紧按住，他有点不舒服的动了下腰，师父那双有力的手就抚上来，“下盘不稳，练不好。”他在他耳边提醒。“我。。。哦。。”这种感觉怪异，虽然师父以前经常这么教他，但是今天总感觉哪里不一样。师父的心跳的很快，比以往都快，往日的沉稳冷淡也完全不复存在了。自己浑身都使不上力气，要不是师父紧抓着他的手，这会儿刀都可能掉了。“师父。。。太热了。。”他小声说。“这里是沙漠。”崇应彪回答。意思是沙漠热不是正常的么。他只能就这样乖乖的被师父捏着手箍着腰教导了好一会。“我。。。我想自己练练。。师父你先歇歇？”殷郊试探着说。身后的热量退去了，殷郊总算松了口气。

认识崇应彪是一个偶然。他十岁那年有一次跟杨戩吵架，就想着离家出走。结果跑到了沙漠里迷了路，在太阳的炙烤下昏了过去。等再清醒就看到一个黑色兜帽蒙脸的人坐在篝火边。见他醒了，就端过来一碗水，示意他喝。殷郊看他打扮怪异，但是并没有伤害自己的意思就试着跟他聊天。结果自己说了一大堆，那人完全不理他。“你不会是个哑巴吧。。。额噫！那可惜了，你看起来好像很厉害的样子，哑巴的话多半也是聋子，那如果别人夸你厉害夸你强你岂不是听不到了！啧啧啧真可怜啊！”“我能听见。”那人忍无可忍。后来又有好几次他跑出来玩，也总是会见到那个人。他开始跟崇应彪央求要他教自己武功，要不自己什么都不会说不定哪天就会被沙狐啦鬣狗啊什么的吃掉。他完全胡说八道，随着年龄的

增长，他进沙漠就跟进自家后院似的。崇应彪被他闹的没办法，只能答应。这师父一当就是6年。他的功夫是影宗武学，一招一式讲求先发制人来无影去无踪。等殷郊学会了基础刀法，他便开始教他暗沉弥散，通俗讲就是隐身。同门隐身是能互相看到的，所以他就跟殷郊说，师父先隐身了，你根据我说的口诀练习，等学会了就能看到师父了。结果殷郊一直到了晚上都没学会。十岁的小孩子着急又没办法，师父隐身了整个空旷的沙漠看起来就他一个人。他坐在地上哇哇大哭，嘴里喊着：“我学不会！我永远见不到师父了！哇！！”崇应彪吓了一跳，他从来没有应付小孩哭的经验，只能现身把殷郊抱起来给他顺气。殷郊转过身鼻涕眼泪都往他身上擦，哭的特别凶。哄了半天全无用处，崇应彪无法，只得跟他说：“师父给你看好玩的。”然后打了声呼哨，不一会一只巨鹰便飞过来落在他们身边抖抖翅膀。殷郊不哭了，他眼睛里虽然还含着泪花，但是已经被这大家伙吸引住了。他问崇应彪：“师父，这是你的鹰吗？”崇应彪点点头说：“想摸摸吗。”殷郊还没等他说完就已经扑上去了，他完全不怕那鹰尖锐的嘴和利爪，直上去摸它那展开能达数十丈的翅膀。“想上去吗。”崇应彪指指天：“看看这片大漠。”殷郊连连点头。崇应彪走过来抱起殷郊跟他说：“搂紧我脖子，师父带你飞。”巨鹰腾空而起，崇应彪一手抓着鹰爪，一手抱着殷郊。就这样两个人借着鹰的势翱翔在半空中。“害怕吗？”崇应彪问。殷郊摇摇头：“不怕！在师父怀里不怕！”广袤无垠的沙漠到了夜晚繁星闪烁，从天上往下看，清冷的星辉给白天炎热的沙漠披上了一层银色的纱，美的不可方物。殷郊却无暇欣赏美景，他仰起头看他师父。平时遮的严严实实的兜帽现在被风吹的掀开了半边，露出了一张年轻的脸。他的左眼被一道伤疤贯穿划过，想来是曾经受过很重的伤。殷郊想去抚摸那道伤疤，但是碍于自己现在双手都搂着他的脖子，就想着等落地了之后一定要摸摸。“师父，你会一直陪着我吗？”殷郊贴在崇应彪的胸口问。“嗯。”“再也别让我看不到你了好不好？”“好。”他得到了想要的回答。

可是鹰落地之后，他再问起师父眼睛伤的事情崇应彪就闭口不谈了，兜帽严严实实的扣了回去，也不给他摸了。

远处传来马蹄声，拉回了殷郊的思绪。他现在是被杀手劫持的人质。“完了师父，我爹带人来找我了！”殷郊开始脱衣服。崇应彪站在一边不解的看着他。“诶呦我的好师父啊，还不跑啊！等下想跟我爹对刀吗？我爹的三尖刀可是不长眼你跟他对上未必能赢。”崇应彪听他这么说反而激起了斗志，想让他看看师父跟别的男人到底谁厉害。传说这塞外阎罗杨戬一柄三尖两刃刀使出神入化，见过这柄刀的人都已经身首异处了。“打住，”殷郊质疑：“人都死了，那到底是谁在传说？”杨戬敲他脑门：“总之你爹很厉害，要不怎么占得住这龙门城。”“你不是从杨老将军那继承过来的吗？”“这你就不懂了吧，太子继位也是要真本事的，草包早就被弄死了。”“嗯，我这种草包。”殷郊低头小声说。“你说什么？”“没什么，你好厉害啊爹！”

那黑压压的马队远远的朝他们冲过来了，看来他爹这回是按着攻城的排场来寻他。殷郊麻利的把衣服撕烂，然后拿刀往身上腿上划了几下。崇应彪看他毫不手软的把自己滑嫩的皮肤划的鲜血淋漓心疼不已，蹲下身想阻止。但是殷郊冲他吼：“师父你快点走吧！听我一次行吗！”虽然不知道他怎么想的但是崇应彪还是执行了，他隐身轻功飞出去老远，边撤离边觉得哪里不对，殷郊把自己的样子弄得好像是被。。。

龙门3 红楼艳尸

得知殷郊被劫，杨戩勃然大怒，随即下令出动全城铁骑，就算把沙漠翻个底朝天也要把少主找回来。

虽然已经预判了许多种情况，但是当在沙漠里找到殷郊的时候，杨戩还是心痛的不能自己。殷郊浑身是伤躺在那，衣服破破烂烂。“侯爷啊。。。少主好像被。。。旁边的小马匪说。“闭嘴！都给老子背过去！不许看！”杨戩想去抱殷郊，但是又怕碰疼他，手足无措的跪在他身旁。这时候殷郊动了，嘴里喃喃自语，他连忙俯下身去听。殷郊感觉他靠近抬起胳膊搂住了他的脖子：“小戩哥哥呜呜。。”杨戩心疼坏了，什么保持距离瞬间被抛诸脑后，他在殷郊耳边一遍一遍重复：“郊郊别怕，小戩哥哥在，小戩哥哥保护你。”

“他怎么还不醒？”杨戩急得团团转。老郎中也觉得奇怪；“侯爷啊，老朽再三为少主诊脉，确定他只是皮肉伤，只是皮肉伤，并未伤及肺腑，至于昏睡如此之久，大概是劳累所致吧。”“那现在怎么办！”杨戩怕打扰到殷郊压低声音说。“且让少主休息几个时辰，到时候自然会醒转的。”

屋内殷郊早就醒了，确切的说是一直都醒着。他就这么享受着小戩哥哥把他温柔的抱起来，然后带着他骑马回城，这一路上他都窝在杨戩怀里，嘴角都快翘到天上去了。但是杨戩不知道，杨戩心急如焚的抱着他满城找大夫。他手伸进床的夹缝里，摸出那件上午刚从裁缝铺取回的褂子，小心的拆开褂子里衬，从中掏出一张字条。“辰时正东，天香魁首”。突然门吱呀一声开了，他看到杨戩进来了，连忙把字条藏好，再虚弱的喊了声：“疼。。。 ”杨戩见他终于醒了，三步并两步奔至榻前，“宝贝啊，你可算醒了，再不醒爹爹就要去找那贼人拼命了！”“你别去找他。。。呜呜。。你会受伤的，我不想你受伤。”殷郊继续装病。“郊郊，你跟我说说，那人到底长什么样，敢动我杨戩的人，怕是活腻了！”“之前都不让我跟你一起睡，现在又变成你的人了？爹爹你好善变。”“之前。。之前那是。。”“哎呦。。。好疼啊。身上也疼。。屁股。。屁股也疼。。”殷郊直往他怀里钻。“什么？他还打你屁股了？”杨戩大动肝火。“我也不知道他要干什么啊，他就扒了我的裤子，我一喊他就捂我嘴，幸亏爹爹来的及时呜呜。。”殷郊心想对不住了师父，下次给你带只烤羊腿吧。“爹爹我以后都不敢一个人睡了呜呜呜呜。。”“不一个人咱不一个人了哈，乖郊郊爹爹跟你一起睡。”杨戩搂住他给他擦眼泪。“以后都一起睡？”“嗯，以后爹爹就搬过来，护着你好不好。”“拉钩钩。”殷郊伸出小手指。杨戩想起他小时候两个人就经常拉钩钩，长大之后因为自己总是胡思乱想到底错过了多少次和他这样的誓约。“嗯，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看着殷郊笑弯的眼睛，杨戩俯身亲了亲他的额头。“真的没看清他的样子吗？”“嗯。。但是我看到他在你们赶来的时候突然消失了。”“你碰到的不会是鬼侯吧！”

“鬼侯啊。”姬发转着手中的茶杯。“是的，属下这些天一直在打听，说是自从这个鬼侯出现，龙门就不太平了。这个人杀人毫无章法，也无特定目标，只要能见血他什么都干。且手段惨无人道，每个人都是颈部被完全割开，血被放的干干净净。”“是够残忍的，就没活人看清楚他的长相吗？”“没有，此人的功法非常诡异多变，时常突然出现杀人之后又突然消失，在下以前听闻传说中有一门派影宗其隐身之术与此颇为相似。”“这就有点异想天开了吧，连这个门派都只是传说，我看是被愚民夸大其词了。这样吧，你。。。 ”姬发话还没讲完就听到客栈门口一阵喧哗，随后就看到殷郊拎着把杀猪刀气势汹汹的冲进来。“我日你老母！！”姬发侧身一躲，殷郊将刀狠狠的劈到桌子上。姬发见他一脚踩上凳子，越过桌子要抓自己衣襟，遂旋身而起，向后错了数步，瞬间就跟殷郊拉开了距离。“叫什么来着？”殷郊一边用力去拔砍进桌子的大砍刀一边吼。“在下姬发。。。 ”“姬发我日你老母！！”殷郊拔出砍刀又冲他扑了过去。嘴里大喊着：“你这恩将仇报的！老子救了你你竟然拿老子挡刀！哈！没想到我能活着回来吧！看我今天不弄死你我就不姓杨！！”两人一路从一楼追打到二楼，直闹的鸡飞狗跳，砸坏桌椅板凳无数。姜文焕也从后厨跑出来，伙计见他出来了赶紧上前告状说掌柜的啊，咱们店都让他们砸了！姜文焕看殷郊一直抓不到人也跟着着急，“砸啊！让他砸！殷郊砸店算什么砸！那是帮咱们焕新！”

终于殷郊跑不动了，他摊在板凳上，把大刀丢在一边，抓起茶壶就往嘴里灌。姬发往前走了两步跟他保持安全距离：“是我对不起小兄弟，可否给在下一个赎罪的机会？”“我呸，你还有脸要老子给你机会？我这好歹是活着回来了，我要是死了呢？这便宜不就全让你占了？”殷郊从小就被杨戩宠上了天，还从来没人敢这么欺负他呢。“那小兄弟如何才能消气？”“你脖子伸过来，让我磨磨这把刀可好。”殷郊又捡起砍刀。“万万不可，不是说在下命多贵，只不过现下有‘要事’在身，实在不便去死。”“嚯，人都要死了还惦记着‘要事’，来说说说看，要是我觉得算个要事就放了你。”殷郊来了兴趣，他本来也就是小孩子心性想来出口恶气，并没想真搞出人命。这时姬发的手下匆匆奔上楼来，小声在他耳边说了句话。顿时姬发的脸色难看到了极点，他转过头跟殷郊说：“‘要事’这回出大事了。”

天香楼的花魁死了。早上还有人看到她，而现在她被人划花了脸死在了反锁着门的闺房里。巧的是，这花魁竟就是锦衣卫一直在追踪的偷诏书的女人。他们搜遍了她的闺房却没能找到诏书。太子毫无线索，诏书又凭空消失，哪条都是死罪，这让姬发头疼不已，现下唯一的办法就是找出凶手才能寻得一线生机。“锦衣卫，查案！”姬发第一次亮出了他的腰牌。“原来你是朝廷那边过来的？这身衣服还真不是唬人的呐。”殷郊跟在他身后扯扯他的飞鱼服。姬发手下看着自己老大如此珍视的官服在他手里被翻来覆去的揉捏，不禁汗毛倒竖，那衣服平时老大碰都不让他们碰，这少年手不想要了吗！但是姬发仿佛浑然不觉，纵容着他随意摆弄。“想不想跟我一起查案？”姬发转过身对殷郊说：“锦衣卫办案可不是什么人都能看的，就当为上次的事情道歉了。”殷郊玩完了他的衣服又去摸他的刀，但是这次姬发没让他碰。他撇撇嘴切了一声：“你在请我喽！可不是我非要看的呦！”“是是，是我请你来指导断案的。”姬发笑着看他，越看越觉得实在可爱。“唔，那。。好吧！”殷郊遇到好玩的事情一兴奋完全把之前被拉去挡刀的仇忘的一干二净。然而姬发拉他一起也有他的算计，经过异人馆那次试探，他确认这少年跟那个杀手之间有一定的联系，现在放他在身边是个完美的护身符。他虽然不至于打不过那个杀手，但是眼下他的首要任务是找到诏书，实在没空与其他事情纠缠。另外就是一片私心，这少年长得确实不错，就当色欲薰心。

“各位官爷，借过一下。”清冷的女声响起，美丽的女子款款走过。在场的男人全都自动为她让出一条路来。“姐已姐姐好啊！”殷郊上前打招呼。姐已亲昵的摸摸他的头说：“以前你爹叮嘱过我说再在这看见你就告诉他，你说我该不该告诉侯爷？”“别啊姐已姐姐，我今天可不是来玩的！我今天是来查案！正经事正经事！”殷郊把姬发拉到身前：“我是跟他来的。”姬发突然被推到前面，只得拱手道：“姑娘，打搅了。锦衣卫查案，可以问你几个问题吗？”姐已蹲了个万福：“官爷请移步楼下。”

几个人坐在天香楼大堂里，殷郊非要去跟他姐已姐姐挨坐在一起，姬发企图拉他坐回自己边上想想也没什么立场手抬起一半还是放下了。“姑娘，如果等下的问题有所冒犯还请海涵，都是为了尽快抓到凶手。”姬发说。“不行！你不能冒犯我姐已姐姐，她人可好了！不许欺负她！”殷郊护短。小时候杨戩每次出城东征西讨都会把他送到姐已这来，她就像他的亲姐姐一样。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杨戩都不让他来了，他还挺委屈。姬发不知道他们什么关系，直觉得心里堵的慌连自己都莫名其妙。“姐已姑娘，能讲讲这位死了的楚曦姑娘吗？”姬发问。姐已点点头：“她是最近两个月才来的，性格很不好，对我们这些姐妹也很刻薄，但是对男人却非常殷切。原来我们这里只是个看戏听曲的雅苑，结果她一来把这里变得乌烟瘴气。”“就是就是，我觉得她死的挺好的！”殷郊在边上插嘴。“咳，”姬发继续问：“她有什么仇人吗？”“仇人？那些被抢了夫君的女子算不算？”“额。。这。。。”姬发摇头。“她那么丑！还抢了姐已姐姐的花魁呢！我跟你说啊，本来姐已姐姐才是花魁，结果她一来不知道耍了什么手段，这的老板竟然让姐已姐姐把花魁之位让给她啊你说是不是岂有此理！”殷郊在一旁愤愤不平。“算了，不必再提了。”姐已心中也有气，喝了口茶平复了一下。“姑娘，能说一下今天上午你在哪里吗？”姬发无视了一旁瞪他的殷郊，面无表情的问。“哈？你不会怀疑她吧！”殷郊跳起来去扯姬发的袖子。“就例行问询一下。。。”姬发挡住他的手两人拉扯起来。

“她跟我在一起。”一个冷冰冰的声音响起，众人都将目光投向来人。“爹！你怎么来了！”来人正是杨戩。他远远的就看到殷郊跟那陌生男人拉拉扯扯心生不快。“她上午跟我在一起。”杨戩又重复了一遍。姬发明显感受到了来自他身上的敌意。“方便问一下你们在一起做什

么吗？”姬发问。“呵，孤男寡女共处一室能做什么？”杨戩轻蔑的看着他。这边姬发还没来得及说话，旁边的殷郊却炸了毛。他指着杨戩手抖的厉害：“你你你，你们！”没想到爹爹和姐己姐姐竟然是这种关系，殷郊被刺激的大脑一片空白半天说不出话，怒火攻心扭头就走。杨戩好像毫不在意，他看着姬发继续说：“上午的事情这天香楼的杂役都能作证。另外，朝廷派来的锦衣卫，你到龙门不先来拜会一下我这个龙门城主吗？”“额，原来是杨城主。”姬发微微颌首：“塞上阎罗早有耳闻。只是姬发一直要务缠身，只能等此案事了再登门拜会了。”“那倒不必了，还请锦衣卫大人办完事尽早离开我这龙门更为妥当。”杨戩坐下给自己倒了一杯茶：“这天香楼没什么可查的了，大人还是去别的地方吧。”姬发记挂着殷郊，不明白他为何突然离席，就听杨戩继续说道：“姬发大人，杨某还是希望你能离我的儿子远一点，毕竟查案是个辛苦活，我儿子娇贵，跟你们可不一样。”姬发冷哼一声：“那可要看他自己的决定了，杨城主的话，他可不一定听啊。”

殷郊很难受，虽然他也很喜欢姐己姐姐，但是一想到爹爹跟她在一起了就想哭。小戩这个骗子，还男女能做什么，他以前跟姜文焕偷看过话本，结果之后连着几天晚上都梦见杨戩。梦里自己成了话本里的女人，杨戩压在他身上亲他。杨戩下面好热，手还摸他的身体，亲他的乳头，他记得自己叫出了羞人的声音，被杨戩弄得迷迷糊糊。杨戩还在梦里让他叫爹爹，不叫就不让他射，真是太坏了。醒来就发现被子被他弄脏了。那几天他看到杨戩都躲着走。可是越躲心里越痒痒，梦里那种事情到底是怎样的，怎么会那么舒服。少年的心思直白又热烈，他马上付诸行动，天天跑去跟杨戩睡，但是又不知道怎么讲，就只能故意把衣服扯乱，希望杨戩能明白。但是杨戩这家伙真是的，竟然开始躲他了。上次被劫走回来之后，自己装病打滚好不容易让杨戩同意跟自己睡了，结果今天姐己姐姐，姐己姐姐，杨戩不会要跟她成亲吧！殷郊一气之下又要离家出走，这是从小被杨戩惯出来的毛病。说干就干，他收拾了包袱细软夺门而出。

姬发目瞪口呆的看着殷郊把包袱甩到自己床上。一路跑过来的少年气喘吁吁，自顾自的决定了接下来的一段时间要跟他住在一起。“反正要跟你查案，住在一起不是更方便吗！可是你求我跟你的！”殷郊理直气壮。“这恐怕不妥吧。。。在下床榻过小。。。 ”“妥！非常妥！我让姜文焕给你换天字号房！”殷郊拍着胸脯说。“殷郊小兄弟，既然这样为何你不自己去住天字房，非要和我挤一间？”“。。。我。。我就是想跟你一起住！”“你不会是怕黑吧。。。 ”姬发说。“就。。就算是这样吧！我不敢自己一个人睡！”殷郊当然不能说是因为气不过，自己也不是非杨戩不可也可以跟别人睡。姬发叹了一口气，这回这护身符不仅白天在，晚上也在了，也挺好。“不过话说回来，你不要怀疑姐己姐姐，她不会杀人的。我保证。”殷郊坐下说。“嗯，如果她那天真的跟你。。父亲在一起，那她确实没有做案时间。”“啊啊啊别说了别说了烦死了！”姬发不知道他烦恼什么，继续说：“你经常出入天香楼，有什么线索吗？”“额，”殷郊正襟危坐：“那个叫什么楚曦的，谁知道她从哪冒出来的，我都不认识，她来的时间短，我这两个月也没怎么去那里，但是听说她名声很臭，来龙门之前就有好多不可告人的腌渍事情。”“我还有一点疑问，”姬发说：“你之前说的那个天香楼老板，如果他跟楚曦相好，那现下出了这么大的事情他为何不现身？”“额额，这个啊，我们明天可以去找他直接问，那王老板我认识！”殷郊说。“看不出来你还认识不少人。”“那是，我可是龙门一霸！”殷郊得意。“走吧龙门一霸，下楼请你吃饭。”姬发跟他在一起就全然放松下来，什么诏书命案的焦虑仿佛都不见了，这小美人实在讨人喜欢。

姜文焕不情不愿的上菜，盘子摔在桌子上啪啪作响。上完菜他把殷郊拉进后厨：“他可是拿你挡刀，还到处打听你的危险人物！你怎么跟他在一起！”“哎呀不用担心，我盯着他免得他乱打听，等他什么也查不到自会滚回中原。”“你知道就行，但是你不回家真的没问题吗，你倒是跟我说说你跟侯爷到底怎么了？”“没怎么，就是烦他。”二人闲聊着从后厨出来，就看到杨戩跟姬发剑拔弩张的面对面坐着。

龙门4 绝非善类

“杨戩！你来干什么！”殷郊跑过去就看到两人剑拔弩张。杨戩的三尖刀直直的杵在一边，姬发的手也按在绣春刀上。“你还带着刀来的？”殷郊上前一把夺过那兵器就往外拖，直将那几十斤的重兵从门口丢了出去。“你简直被我惯的无法无天！”杨戩恼怒的去拉他手：“跟我回家！”“我不！”殷郊甩开他退到姬发身后嚷嚷着：“你去跟我后娘过去吧！”“我跟你姐已姐姐不是你想的那样！”有姬发在场杨戩根本没办法解释。“呸！都跟她男女之事了还不承认！杨戩咱们今日断绝父子关系吧！”殷郊更生气了。“噗。”姬发在边上看戏没忍住，笑了出来。“你笑什么？上次拿我儿子挡刀的就是你吧！殷郊你今天不跟我回去就永远别回来了你看着办！”杨戩一掌拍在桌子上。“求之不得！快走！再也不想见到你了！”殷郊噔噔噔跑上楼，咣的一声摔上了门。客栈里一下子安静了。杨戩坐也不是，走也不是，只能在那生闷气。“哎呀，我之前说什么来着。”姬发不慌不忙的喝完茶，起身拍拍衣服，慢斯条理的上了楼，关门的时候还瞟了一眼楼下独坐的杨戩，竟有些幸灾乐祸。

杨戩见人都走光了，招呼姜文焕过来低声说：“小姜，帮我盯着点他，决不能让他再做对殷郊不利的事情。”姜文焕拍着胸脯保证有他在绝不让姬发搞任何小动作。“还有，一定要守好殷郊来历的秘密。”杨戩叮嘱。“好的舅舅，你说这官家隔了这么多年才来查这件事，到底是揣着什么坏呢？”“锦衣卫都是些阴险狡诈的小人，谁知道呢。行了，东西在哪？”杨戩正色道。姜文焕起身引他进了后厨，他轻轻扣了两下灶台，旁边的米袋子就自动挪开了，姜文焕蹲下身打开暗格，里面赫然就是那被争来夺去的诏书！“多问一句，人，不是你杀的吧？”杨戩谨慎收好诏书问他。“当然！”姜文焕左右看看压低声音：“当然不是！我去偷的时候她还没死呢！”杨戩点点头拍拍姜文焕的肩轻声道了一句：“一切小心。”

杨戩走出客栈，在夜色下疾步穿过小巷，七拐八拐的来到一家只点着一盏黄灯的门前左三右二敲了敲门。吱呀，门开了。“他招了吗。”杨戩一边往里走，一边问开门人。此人正是那天香楼的女子姐已。姐已已然不是白天时那一副绫罗打扮，而是一身夜行衣。她上午也是这身行头去逮人，杨戩怕多生事端才会在姬发面前撒那样的谎。“还没有，但是事情有点棘手，你去看看吧。”杨戩进了房间径直朝书架走去，他稍稍转动了下琉璃花瓶，书架缓缓从中间打开了，一个暗门出现在眼前。进入暗门沿台阶向下，走到底就看到一间刑房。正中间绑着一个人，那人早已皮开肉绽，边上的炭火噼啪烧着，烙铁插在烧红的碳里跃跃欲试。“呵，嘴还挺硬。”杨戩走过去拿起烙铁，虚虚的在那人胸口比划。火光映着他的脸阴森可怖，全无平日里对殷郊的那般笑颜。“说吧，到底是谁指使你杀他的，你们的目的是什么。”那人笑了一声，抬头看着杨戩发出沙哑的声音：“你这糊涂爹，根本不知道你那儿子是什么人吧！”杨戩狠狠卡住那人的脖子沉声说：“老子不管他是什么人，但是谁要害他就必须死！”“哈哈哈哈哈，等你知道他是什么身份，再想想今天你说的话，杨城主，筹码在手，机会难觅啊。”杨戩退至阴影里，火光照不见他脸上的表情。他之前确实对殷郊的身份有所猜疑，但是殷郊自己不说，他便不问。慢慢的他对殷郊的保护欲和占有欲与日俱增，直至完全盖过了所有的猜忌怀疑。这许多年他恨不得把殷郊绑在身边，即使出门也会把他送到同门师妹姐已那里加以庇护。然而近两年对殷郊的刺杀愈演愈烈，他几乎寸步不离的守着他，每天都要亲自检查殷郊的饭食，事无巨细的管理他的起居。殷郊无忧无虑的长大，却不知道杨戩在他周围铸起了无形的铜墙铁壁，帮他抵挡了无数次暗杀。“认识姬发么。”杨戩把烙铁扔回原处问了今晚最后一个问题。那人浑浊的眼睛泛起凶光，嘶哑的声音在狭小的地牢里回响：“哈哈哈哈哈他来了，他果然来了，看来好戏要开始了！”

从地牢出来他对地面守着的姐已说：“看来是问不出来别的了，早些时候你下去给他铁链松一松，假意放他走，再在后面跟紧他，接下来你知道该怎么做。”“嗯，好。今天在天香楼谢谢侯爷帮我脱困了。但是侯爷，不解释清楚小殷那边没问题吗？”姐已问。“有问题，很有问题，他非要跟那锦衣卫走也不给我解释的机会我能怎么办！那锦衣卫真不是个东西！”杨戩咬牙切齿。

“小戩真不是个东西！”殷郊四肢摊开仰躺在姬发的床上说。姬发坐在桌旁看着他在那上面滚来滚去不消停，捏着眉心道：“我还是觉得不妥。。。 ”“别见外啊姬发哥哥！快来快来！被窝已经暖好啦！”殷郊坐起来不停拍床。“正好咱们聊聊案子！睡前聊凶杀案最好了！”“。。。。”

烛火氤氲，床上的两个人全无睡意。殷郊先开口了：“明早我们去王老板家里问问这女人有什么仇家。你离我那么远做什么。”“嗯，还得去调查一下案发当时天香楼里都有些什么人。因为我习惯一个人睡。”姬发闭着眼睛说。“还没互相了解一下呢，你以后别老小兄弟小兄弟的叫了，我哪小了！叫我殷郊就行了！你靠过来点啦好冷的。”殷郊开始扯被。“好的殷小。。殷郊。如你所见我受朝廷派遣来龙门抓人，结果当事人横死。既知天寒你为何让掌柜只准备了一床被褥。”姬发这样说着，还是朝殷郊挪了挪。“哎呀，不是想问你这些啦，问你多大啦，有没有娶亲啊，有没有喜欢的人啊。嗯嗯这不就对了，再近点再近点！”殷郊企图去抱他的胳膊，却被躲开了。“姬发已逾弱冠之年，未婚配，也未有倾心之人。很晚了该睡了。”殷郊只得规规矩矩的躺好，心里念着小戩真讨厌小戩真讨厌。。姬发也讨厌，睡着了。

“老大，老大！”第二天一大早姬发的手下就呼呼拍门，他还奇怪，为什么平日里起的最早的老大现在还在睡。然而当他推开门的时候就被眼前的景象震惊了：自己一直清心寡欲的老大此时衣衫不整，寝衣的带子都扯开了，而这两天一直跟着他们的那个少年正窝在他怀里睡得正香。他捂住嘴，往后连退三步把门关上，然后扭头跑下楼去跟同僚们八卦去了。“唔。。小戩哥哥。。”殷郊梦中呓语。

姬发扶着额坐在客栈一楼。其他锦衣卫围了一圈在一旁交头接耳。殷郊蹦蹦跳跳去后厨找姜文焕玩了。“我说你们，安静一点。”一想起今天早上的事他就头疼。平日里自己五更天就会醒了，而今天一觉睡到辰时。这也就罢了，自己怎么会衣襟大敞怀里还搂着殷郊？结果殷郊醒了之后还迷迷糊糊的摸了摸自己的小腹喊了句小戩哥哥早啊。岂有此理，竟然把我当成别人，啊不对，根本不是这个问题。这种事情已经完全超出他的知识范畴了，堂堂锦衣卫姬发大人心乱了。已经顾不得手下怎么编排自己了，他只觉得对不起殷郊，毕竟殷郊年纪还小，自己就，该罚！而最可怕的是，他现在看殷郊总觉得哪里都让人心痒，那小脸自己第一次见就觉得漂亮，现在更是越看越好看，那腰真的细啊，早上起来的时候那种手感还在，他就那样衣衫散乱半露着肩窝在自己怀里，从上面看下去能看到他柔软的小乳头，再往下看。。。“完了。”姬发仰头猛灌了口茶。

这边殷郊完全没当回事，他在后厨找到了闷闷不乐的正在摘扁豆的姜文焕。“小姜姜，早啊！”姜文焕转了个身背对他继续摘扁豆。“我可没得罪你吧！干什么呀！”殷郊喊。“你知道今天那帮官爷怎么议论你跟姬发么。”姜文焕生气的说。“我昨晚跟他在没在一起你还不知道吗！我明明跟你在一起啊！”殷郊压低声音说。“就是知道，听见他们胡说才会生气！我不愿他们说你半点不好！”姜文焕放下手里的活，站起来靠在灶台上看着殷郊：“我的迷香管用吧。”“太牛了好兄弟，只要一点点怎么摆弄都不醒一直睡到日上三竿！”殷郊大力拍姜文焕的肩膀。“但是顺子还真是厉害，那腰牌他确定三天就能做出来？”“那是，鄂顺的贗品跟我的神偷简直是卧龙凤雏。”“你还挺骄傲。”“当然！能帮到我最喜欢的郊郊当然骄傲。”“别喜欢我，换个人。”“不要，我10岁就跟你说了，以后也不会变。”“不是跟你说了我喜欢的人嘛。”“知道了知道了，那除了舅舅之外最喜欢我好不好。”姜文焕这个人很执着，他从10岁开始就不停的跟殷郊表白，殷郊不回应他也不气馁，这么多年他把对殷郊的喜欢已经完全变成了一种习惯。你问他人生的快乐是什么，他会告诉你，跟着殷郊，保护殷郊，揍所有殷郊讨厌的人，帮殷郊拿到一切他想要的东西，答应他所有的要求。“上次那个事考虑怎么样了，喜不喜欢亲一下就知道了！”姜文焕说。“那。。。不必了吧。。。喜不喜欢我还是分得清的。”殷郊往后退。“原来你不喜欢我啊。”姜文焕难过的低下头。“不是！我是喜欢你的啊，但是不。。。 ”殷郊并非铁石心肠，这么多年姜文焕对他的好他都记在心里。“那就试试啊！”姜文焕快步朝他逼近，厨房过于狭窄几步就把殷郊逼到了墙角。殷郊感到姜文焕今天很不一样，巨大的压迫感让他整个人被困住毫无反抗之机。他想从左边跑，姜文焕就用胳膊拦住他，他想从右边跑，姜文焕直接捧住了他的脸，低头就要吻下去。“菜怎么还不上？”冷淡的声音不合时宜的插进来，姬发抱着臂靠在门边看着他们。他等了半天不

见殷郊回来，自己又纠结了一早上，结果过来一看那人竟在跟别人卿卿我我，他当即一股无名火上头。殷郊趁姜文焕跟姬发眼神过刀的时候，挣脱出来冲出后厨撞开姬发跑了。姜文焕厌弃的瞥了一眼姬发说道：“如你所见，我们就是这种关系，你少打他注意。还有，让你的手下最好闭嘴，别再到处胡说八道！”“额？那真不巧，我的处事原则就是，偏不如他人意。”姬发说罢，转身离开了。姜文焕手攥成拳，回头看着地上摘了一半的扁豆冷哼了一声。

殷郊烦躁的走在大街上，突然头顶闪过一个人影，他只一眼就认出那是崇应彪。这大白天的师父在龙门城里干什么。崇应彪平时从不进城，殷郊也不知道他住哪，想见他只需站在城北往北500米处的蓝花楹树下吹两短一长的呼哨，他师父就会来。这时，又有几个人从边上越过，殷郊数了一下竟然有8人之多，他师父明显是在被人追杀！他看着他们的背影啧了一声，身形一闪施展暗沉弥散，隐身跟了上去。崇应彪最近碰到了许多怪事，自己的单子总有人截胡，人是死了，但不是自己杀的，甚至连尸体流的血都给擦干净了。崇应彪杀手从业12年，从未遇到如此离谱的同行。而今天更奇怪，他一个杀手竟成为别人的暗杀目标。对方竟然派了十几个人，一路穷追猛打从城外追进城来看非要把他的命不可了。他轻功很好踩着民房的房顶跑的飞快，跑了好一会，听到身后的脚步声渐少。行至一片荒屋，他从房顶越下，身后已经安静了。他侧耳听了一会：“出来吧，殷郊。”没有任何声响。崇应彪叹了口气：“别跟师父胡闹，我知道是你。”“哎呀！你真烦！我还想多玩一会呢！”殷郊破了隐身从他身后走出来。“还没玩够？你把那些人都解决了？”崇应彪感觉胸口有点痛，但是没有表现出来。“是的啦！总不能看着他们去杀师父吧！”殷郊骄傲的拍拍衣服上的土。崇应彪看着他那游刃有余的样子，心想刚才他出现在那个位置，如果自己也是他的目标，恐怕早已被他杀死了吧。突然他胸口一阵剧痛，随即喷出一口血，咚的一声跪了下来。“师父！”殷郊赶紧跑上去扶住他。血是黑色的，是毒。紧接着一阵眩晕，他便不省人事了。

崇应彪再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已经躺在床上。粉色的罗莎帐，粉色的被褥。“殷郊，怎么在天香楼。”他问床边趴着休息的殷郊。“啧，一眼就认出来了，看来没少来啊师父。”殷郊揉揉眼睛站起来话中带着点酸：“你晕了好久，我又不知道你住哪总不能带你去龙门客栈或者我家吧！但是你别担心，姐已姐姐之前在天香楼给我留了这间房，只给我用的，在这里绝对安全。”殷郊把脸盆端过来，拧干毛巾，然后爬上床去给崇应彪擦脸。崇应彪也没动，就这么享受着他小徒弟轻柔的擦拭。“这是从你胸口拔出来的。师父这是什么鬼东西啊。”殷郊捏着一根细针给崇应彪看。“毒宗。”崇应彪仔细辨认：“毒宗的暗器。”“毒宗的人为什么要杀你啊？”殷郊给他的伤口上药。“不知。”“肯定是你最近干了什么事情得罪了人家。”殷郊嘟囔着爬下床。“哎呀！”殷郊一惊一乍：“这毒是不是要用他们特殊的解药啊！那我没有啊！师父你不会死掉吧！”殷郊上前搂住他的脖子要哭。“你给我清理伤口的时候，我流出的血是什么颜色的？”“额额，刚开始的时候是黑的，吓死我了，后来就变成红的了。”“那应该没事了，多谢你了。”崇应彪抬手摸摸殷郊的头。“别跟我说谢啊，我可是你唯一的徒弟！”正说着，外面乱成一片，只听一群人咚咚咚冲上楼，挨个房间搜人。“师父啊你到底惹了什么人啊！都追这来了？”殷郊说着把毛巾和水盆统统推到床下，然后利落的翻身上床。跪在床上开始脱衣服。崇应彪第二次看到他在自己面前宽衣解带了，每次都是在这么混乱的情况下。殷郊脱完了衣服，把被子扯过来，然后整个人趴在了崇应彪身上。崇应彪本来衣服就被脱的差不多，只剩下薄薄的里衣，这下跟殷郊几乎裸裎相对。少年的身体温热又滑嫩，让他忍不住搂上了他的腰。这时门被踹开了，殷郊忙把他蒙在被里，低头吻住了他的嘴。“有没有看到可疑的人？”他们听到那伙人逼近床榻说。“哈？你们才是可疑的人吧！没看到老子在办事吗！”殷郊粗声粗气的喊。“被子掀开看看！”那人不依不饶。殷郊从被子里赤身裸体的钻出来冲下床嘴里骂骂咧咧：“妈的坏了老子好事还想看是吧！来来来！给你看个够！”那帮人也没想到这人这么疯疯癫癫，笑着推推搡搡的离开了，有的还多看了几眼。“呼，吓死老子了。”殷郊爬回床上找衣服穿。而刚刚被撩到下身硬了的崇应彪哪会给他这个机会，一阵天旋地转之后，殷郊就被他师父狠狠的压在了床上。

龙门5 王老板

Chapter Summary

此章彪子车1

“师。。。唔！”后面的话被崇应彪吞进了嘴里。数年的忍耐终于爆发了，他胸口还渗着血，但是丝毫不影响他去吻那个一直挑弄他心弦的人。

崇应彪无父无母，从小便被杀手组织收养训练成杀人机器。他在大漠里没有家，像一只孤狼，就算哪天死了也没人会发现。直到殷郊出现在他生命里。每次听到两短一长的呼哨声，都会让他麻木的心生出波澜，想见他，想触摸他。他的所有武功都是自己教的，鹰隼也是自己给他选的，他就是自己在这世界上存在的唯一证明。

他吻的很深，像要把这许多年压抑的感情一并倾泻出来。他逮住少年软软的舌头，勾着它吸吮，那小舌头想逃，但是被他牢牢的困住。殷郊被他亲的呼吸不畅用了全身的力气挣脱出来要下床，却被他拽着脚踝拖回来死死压住。好热，他因为太想挣脱反而跟他师父的身体摩擦的更热了。隔壁传来淫词浪语，崇应彪一只手制住他的脖子强吻，另一只手顺着他的脖颈往下摸。习武之人的手并不细腻，直将少年青涩的身体磨弄的止不住的颤抖。

“唔唔！”殷郊摇着头躲避着这令他窒息的吻，却被他师父惩罚的重重咬了一下嘴唇，疼的他眼泪都出来了。殷郊天不怕地不怕就怕疼，只好乖乖的张着嘴被动承接着他师父灌给他的滔天情欲。他的舌头都被吸麻了，口水根本收不住，呛进喉管直咳的小脸通红。崇应彪终于放过了他的嘴，转而去用食指摩挲他因呛咳而上下滚动的喉结，殷郊条件反射的扬起了下颌，把喉结送到他师父的手里。崇应彪揉了揉那脆弱的凸起就俯身咬了上去。

“嗯！。。。 ”殷郊痛觉敏感，从鼻腔里哼出的微弱的呻吟像一个小钩子钩的崇应彪心痒难耐，直想把他弄坏。他大手用力的抚弄起他的胸，那两个小乳头颤巍巍的挺立着，害羞的颜色都泛起了粉。他先是用指尖拨弄，然后抓揉着胸肉将那硬起来的乳头卡在指缝中反复磨着。被这样玩胸，殷郊情动的厉害，连呼出的气息都带了潮。他受不住的去推他师父，却被崇应彪抓着手强硬的按在头顶，彻底丧失了主导权。“师父。。。别。。。别弄了。。。 ”这样赤身裸体的躺在师父面前让他气势都弱了下来，只能小声的央求。崇应彪不为所动，继续变本加厉的揉着他的小奶子。他低下头去用鼻尖蹭弄那被玩的挺立起来的奶头，湿热的鼻息直刺激的殷郊从嗓子里挤出舒服的哼声。他不自觉的挺起胸由着他师父将他的乳尖舔的湿湿的，那作乱的舌头把他那两个敏感的小东西拨弄的麻痒难耐，然后再被用力的咬住吸吮。太重了，像是要吸出奶一样的力度，疼的殷郊直想缩进被褥里去。他声若蚊蝇，委屈的哼着：“师父。。。没有。。。我没有奶。。。别吸了。。。 ”

就这样被按着弄了好一会，直把他的乳头都玩到嫣红充血崇应彪才放过他，转而握着他的腰吻上了他的小腹。殷郊一直以来做的都是跟杨戩的春梦，所以当做这些事的那个人变成了师父的时候他脑子都混乱了，不对的，这是不对的。师父吃他的乳头，好疼但是好舒服，师父流连他的小腹，他甚至希望师父能往下一点再往下一点碰一碰他勃起的阴茎。他贪恋师父的温暖又觉得对不起爹爹，但是紧接着崇应彪就让他没有余力胡思乱想了。他顶开他的腿，低头去看他紧闭的后穴，那是从来没有被进入过的处子之地。殷郊感受到他师父的目光，羞的要把腿并上。但是崇应彪的胳膊就卡在他腿间，让他只能敞开腿放任他师父肆无忌惮的视奸。崇应彪手指在他后穴画圈，“师父。。。师父不行。。。别。。。 ”当指尖触及到那处的时候殷郊开始了剧烈的挣扎。但是这种挣扎在崇应彪看来就像幼猫一样只会唬人。他索性架着他的胳膊把他抱起来，让他趴在自己身上。殷郊感到他师父的胸口紧贴着自己，那怦怦跳动的的心脏压在少年薄薄的胸膛上扣着他的心门，让他恍惚也有了心动的错觉。他的阴茎涨得难受，腰却被师父紧紧箍住了，没办法只能轻轻的动腰用下体蹭弄他师父的小腹，想快点纾解。崇应彪察觉了他的小心思，他安抚的吻了吻殷郊的侧脸，然后大手抚上那里，先用食指去揉了一下殷郊的龟头，再在殷郊变得急促的喘息里刮擦起他的

零口。“嗯。。。。”殷郊受不了的将额头抵在他的肩膀上闭着眼睛小口小口的喘气，手软软的搭在师父握着他阴茎的手上。

他还是年纪太小，连手淫的次数都很少，第一次被别人握住那里，还是看着自己长大的师父，这种背德感让他不知如何是好，又想舒服又想逃离。师父反握住他的手带着他弄，另一只手环上他的腰禁锢着他，当把殷郊的下体被玩到将射未射的时候，他的手指又摸上了那处紧闭的肉洞口，这次他不顾殷郊的挣扎直直的捅了进去。

“啊！。。好疼。。师父别插。。疼。。。”殷郊去推他的手，可是现下他浑身瘫软，挣扎的动作反倒像是欲拒还迎。崇应彪加快了撸动他阴茎的速度，让他沉浸在欲海里无暇他顾。那捅进后穴的手指开始反复抽插，让殷郊原本紧张到僵硬的肌肉开始放松，不一会小穴就乖顺的吞吐起他的手指了。殷郊前后都被他师父剧烈刺激，初尝情事的身体很快就颤抖着射了出来。平日里自己摸哪有被别人弄的爽，就这样被师父摸到了高潮，他无力的向后倒去，仰躺在柔软的床上，双眼迷茫的看向罗莎帐顶，大脑一片空白。

崇应彪被他全然袒露的痴态激的太阳穴胀痛，单单淫弄小徒弟的身体显然远远不够，他不由分说的压了上去，扶着自己硬的发疼的阴茎就朝那肉洞里捅。“不行。。师父。。求你。。真的不行。”殷郊突然清醒一般抓着他的胳膊的连连摇头。箭在弦上崇应彪哪还听得进他的话，他单手捂住殷郊的嘴，另一只手压住他的膝盖，狠狠的去撞那怯怯的穴口。“师父呜。。。真的不行求你了。。。太疼了进不去的。。。 ”殷郊抽泣起来。崇应彪这才抬头看向他，他的小徒弟眼睛红红的，小嘴被自己亲的有点肿了正哆嗦着央求自己放过，他身上青青紫紫的遍布着自己刚刚咬出的烙印。崇应彪还没见过他哭成这样，抬手去擦他的眼泪，可是越擦越多。他心有不忍，而且现下殷郊太怕疼了身体绷的死紧，如果用强真的会伤到他。他承认怕了殷郊了，只要他一掉眼泪他就没有办法。他只好温柔的把他抱起来，亲亲他的小脸，在他耳边哄着他。“不进去了不进去了乖哈，师父对不起你，师父的错。”他说。殷郊逃过一劫在他怀里哭的呜呜咽咽：“算了。。。呜。。算了，你中毒了。。”崇应彪想傻徒弟这跟中毒有什么关系。“但是你弄疼我了，你要补偿我。”“嗯，什么要求师父只要能做到随便提。”“师父，这两天你就在这安心养伤，那些杀人的单子都给我做好不好。”他的小指去勾崇应彪掌心。“那你小心。”崇应彪犹豫了半晌还是同意了。

“放走了吗？”杨戩坐在天香楼姐己房内。他不知道的是，他的宝贝儿子此时就在不远处的另一间房里正被别的男人摸的情潮泛滥。“已经走了，我一直盯着他还没发现异常，此人相当谨慎看来只能等了，等他按捺不住自会去找他的主人。”姐己回答。“这东西，我琢磨了一晚上。”杨戩把诏书拿出来平放在桌子上。“上面写着要太子即刻回朝继承大统。既然这伙人在抢这东西，又变本加厉的谋害郊郊，我想，这太子该不会就是。。。”“嘘，隔墙有耳。”姐己起身关死窗门。“嗯，有些人不想他回去继位，所以这许多年一直想至他于死地，这事说的通吧。”杨戩压低声音。“应该就是如此了，那现在怎么办，你捡他的时候他都六岁了，他自己应该什么都清楚。”姐己提醒他。“说到底是我的私心，是我并不想他回去。”杨戩将诏书折起放好。姐己摇摇头说道：“回去未见得是好事，他远在龙门尚常有人想至他于死地，如果入朝堂恐怕只会更凶险。。。”正说着，就听到有人敲门：“老大，是我。”杨戩把门拉开了条缝，看见来人后点了点头：“怎么样，郊郊今天都干了什么快给我汇报！”被派去盯紧少主的下属一脸笃定：“少主一直跟着那锦衣卫查案！别的地方哪都没去！”他说。“行，继续跟着！”打发了人，杨戩坐回桌前，手指焦虑的敲着桌子。“他这倒是提醒我了，”杨戩说：“这锦衣卫对这案子这么上心想必跟那死了的女人有莫大联系，他总不会特地大老远跑到龙门来查案吧。”“想杀小殷的人来找过那女人，而她一死竟惊动朝廷的锦衣卫前来亲自追凶，”姐己说：“他们不会是一伙的吧！”“那坏了，我的宝贝儿子岂不是很危险？”杨戩蹭的站起来：“不行 我必须要把他弄回来住！不能让他跟那动机不纯的家伙再在一起了！”说完急吼吼的走了。“你俩。。。到底谁是儿子啊。。。 ”姐己看着他的背影想。

杨戩前脚刚走，殷郊就从天香楼里溜达着出来了。姬发远远的就看见他站在门口把一锭银子塞到了边上那人手里，那人点头哈腰道谢，他就上去跟人家勾肩搭背。见姬发走过来，殷郊冲他扬了扬手打招呼：“呦，来了！”“这位是。。。 ”姬发知道自己不该过问殷郊的私

事，但是根本忍不住。“这位谁都不是，你去吧，下次还这么说！”殷郊打发了那人。“我爹，派人天天盯着我，给他点银子让他胡说八道一下！”殷郊笑起来：“你也不希望我们查案的时候总有人在背后跟着吧，锦衣卫哥哥。”他说话的时候姬发一直盯着他看，总觉得他的样子有点不同以往。皮肤好像更好了，眼睛里含着点水汽眼眶还带点红，嘴唇有点肿，看起来更诱人了。诱人，他不知道为什么会对一个少年用这样一个词。结合他身后的地点，姬发想他应是刚跟这楼里的姑娘。。。突然一种从未有过的情绪涌上心头，嫉妒，他在嫉妒着一个素未谋面的女人。他向前一步，手搭上殷郊的肩，故意靠的很近对他说：“不是说跟我查案吗？怎么乱跑？嗯？”他突然的逼近让殷郊本能的后退，却被他用手牢牢按在原地。姬发身上散发着陌生的气息，这不是杨戩那种包容温暖，也不是崇应彪那种总是带着血腥的肃杀，而是一种让人安定的味道，让他忍不住想凑上去多闻一闻。姬发在他耳边说着话，吹的他耳朵痒痒的，他结结巴巴的说：“就。。。现在就去王老板家吧。。。现在就去。。”说完同手同脚的走在前面。姬发跟在他身后，看着他红了的耳朵，满意的笑了。

“我们老爷自从昨天上午进了房间就一直没出来过。之前老爷下过令，说就算天塌下来都不准打扰他，所以一整天我们都不敢敲门。”家丁带他们来到王老板的书房门前。“这王老板的说话方式倒是跟你挺像。”姬发说。殷郊耸了耸肩不置可否。“那打搅了。”姬发说罢伸手要去推门，殷郊赶紧拦下他：“等下等下姬发哥。”姬发一脸你又要干什么的表情。“咱们打个赌哈，赌王老板死了没有。”殷郊无视家丁的黑脸对姬发说。姬发心想该说你天真无邪还是天生残忍。“那我赌他死了，你觉得他还活着是吧，好的！如果我赢了你就帮我做件事，就这么决定了！”根本没给他选择的机会，殷郊自顾自的发起了赌约。姬发叹了一口气，刚想告诉他这是不对的不能轻易拿人家的生死做赌注，旁边殷郊就一脚踹开了门。姬发：“。。。。”

出乎所有人的预料，这里并没有死人，也没有活人，这屋里根本就没有人。“完了，这局平了，没劲没劲。”殷郊念叨着在屋里转悠。“这房里有密室吗？”姬发问家丁。“主家房内有没有密室是不会让我们这些下人知晓的。”“多谢。。”“哎呦！”那边殷郊突然被绊倒大叫，姬发赶紧过来查看。绊倒殷郊的地毯铺的很不整齐，在这井井有条的房间里歪斜的厉害。姬发蹲下，掀开地毯敲了敲地面，果然有一块地方敲着很空。他朝那处用力按下去，这块地面竟缓缓打开了，一个地道展现在二人面前。“哇！好神奇！”殷郊拽拽他的衣服。“走，下去看看。”姬发说。

姬发先下去，殷郊跟在他身后。地道里漆黑一片，殷郊紧紧的攥着姬发的衣角：“我说，这地道。。好黑啊。。。 ”“嗯。”“不会有人突然冲出来袭击我们吧。。”“不知道。”“姬发！”“嗯”“你多。。多说点好不好。。你知道我怕黑嘛。。。 ”姬发突然停住了。殷郊直直的撞上他的后背。“怎么了！突然！”殷郊贴着他的背小声的说。“嗯，没什么。”感受着身后少年温热身体的紧贴，在殷郊看不到的地方，姬发嘴角上扬了。“你要是害怕就抓住我的胳膊吧。”姬发说。“唔！好的！”殷郊赶紧双手抱住他的胳膊。拖着个小熊猫，姬发走的艰难也很慢，渐渐的殷郊松开了他的胳膊转去拉他的手。在这黑暗的地道里，锦衣卫大人强装镇定，他牵着殷郊，脸上笑容根本收不住，若有他的下属在场一定会说老大中邪了。

两人就这么牵着走了好久，终于在这狭长的地道尽头一个房间出现在他们眼前。与其说是房间，不如说是武器库。墙壁上的蜡烛灯盏发出幽幽的光，几排铁架子上摆满了兵器，刀枪棍棒皆有之。殷郊走上前去拿起一把枪，哪知根本提不动，他手一松，咣一声长枪坠地，姬发赶紧把他拉过来，摸摸他的手问：“受伤了吗？”殷郊摇摇头抱怨：“到底什么人才拿动这么重的兵器啊。”姬发手并没有放开，就这么虚虚的牵着他在一排排兵器前踱步。“这些兵器，怎么好像都是半成品。”姬发说。仔细一看确实如此，长枪刃未开，长剑缺个角，刀柄未做成。“莫非这王老板的个人爱好是打铁？”殷郊说。姬发摸了摸边上已经停火的炼炉，竟然还有些温热。“这炉子，应该是经常被使用。”他手指触到炼炉边缘，被蹭上了些红色粉末。“这是什么？”殷郊抓着他手仔细端详，又凑上去闻了闻，大惊失色的叫到：“是血！”突然，黑黢黢的墙角里传出一声惨叫。噉的一声，在空旷的地道里可怖至极。“姬发！”殷郊回身抱住了他，撞的他连退三步才稳住身子。“有鬼！”殷郊叫。姬发搂着他的腰，越过他的肩膀去看那发出声音的地方。“噉。。。啊。。。 ”那声音还在连绵不绝实在渗人。姬发想要上前查看，却被殷郊紧紧搂住：“姬发。。姬发还是别看了，没准真是

鬼。。你要是被他附身了怎么办啊！”姬发把他的手拿下来安抚的拍拍他的手背：“别怕别怕，就算被附身了也不会欺负你。”然后转身朝墙角靠过去。他右手按在腰间的刀上，缓慢移动着，只听嗖的一声，一个黑色的物体朝他面门袭来。殷郊眼疾手快拽了他一下，这才堪堪避开那东西。那东西灵巧的很，见一击失败回身直朝后面的殷郊扑了过去。“唰。”血花飞溅。姬发惊讶的看着刚才还手无缚鸡之力的殷郊，手持武器架上那柄缺了个角的长剑利落的将那东西劈成了两半。感受到他的目光，殷郊手一抖把剑扔到了地上：“哎呀好重！吓死我了，原来是只猫啊！”“殷郊，”姬发站在他面前挡住他的视线低声说：“这猫没什么可怕，可怕的是它下面的东西，要看吗？”“不会是。。。死人吧。。。 ”殷郊说。“嗯，看吗，如果不想看就闭上眼睛往回走，我先送你上去。”姬发去牵他的手。“让我看看让我看看。”殷郊不顾他的阻拦，非要过去看个清楚。那窝在墙角黑影里的是一具破败不堪的男性尸体。死状凄惨，脖子被整个刺开，血都流干了。“我赌赢了。。但是这下糟了。”殷郊回过头对姬发说：“王老板也死了。”“先上去吧，我让手下来处理尸体。”

从王老板家出来之后，两人坐在街边的醪糟摊喝东西。主要是殷郊在喝。刚在地道里受了不小的惊吓，殷郊咕嘟咕嘟的喝着醪糟用食物安慰自己。姬发坐在他对面看着他嘴巴鼓的像个小松鼠，真可爱，他想。“下面还要去殓房，你还是别跟去了。乖乖呆在客栈等我回来好不好？”姬发抬起手给他擦擦嘴。“唔不用，我还没去过死人房呢！死人总不会跳起来杀人吧！”殷郊放下碗，又拿起个烧麦往嘴里塞。“慢点吃，都是你的，别噎着。小二！”姬发抬手又叫了一碟过来。“姬发哥哥你嫌我胆小不带我玩了？”殷郊趴在桌子上把下半张脸埋在胳膊里，只露出一双眼睛看着他。被这样一双眼睛看一辈子多好，姬发不知怎的生出了这种心思。这时锦衣卫下属匆匆赶来报告验尸结果，没成想刚一走近就看到自己老大那五迷三道的样子。“怎么了！”后面的人问。“太吓人了，咱们老大满脸淫荡的笑。”

TBC

龙门6 杀手信条

Chapter Summary

此章彪子车2

老大。。。我们。。。不行了。。。"姬发皱着眉扶着虚弱的手下上楼。“到底是怎么回事？有人在龙门客栈下毒？”殷郊找到姜文焕问。“谁知道了，肯定是他们仇家太多呗。”姜文焕无所谓的擦着桌子。“可惜了，那个姬发他没吃。”“不会是你。。。"殷郊指着他。“是我怎么了！你怎么回事啊，才跟他认识几天就处处维护了？我可是你表哥！”姜文焕把抹布甩在桌子上生气的说。“不是，你为什么啊！”殷郊不明白。“那个姬发，他对你图谋不轨你知道吗！他不是什么好人！”姜文焕喊道。“你是什么好人吗？”姬发从楼上下来：“扁豆是吧，没做熟。亏得我不吃扁豆，要不今天躺在楼上的还得加我一个是吧。”“算你走运。”姜文焕白了他一眼走了。“本来打算去验房的，尸体上会留下更多的线索。但是我的手下现在都中毒了走不了。”姬发犯难的对殷郊说。“我啊！还有我还有我啊！”殷郊指着自已。“你不行，你上次吓的手都凉了，还是别去了。”姬发摇头拒绝。“我好了！上次那不是因为地下太黑么，你知道我怕黑，只要是白天在哪都没问题，可以看的没事没事。”殷郊去拉他的胳膊，姬发由着他拽，“走走走，就咱俩去。”

两人站在验房里，妓女和王老板的尸体盖着白布躺在那。姬发走过去掀开其中一个，是那个脸被划花的女人。“啊，好丑。”殷郊在旁边说。“人已经死了。。你就别。。”“可是她就是丑啊，姐己姐姐比她漂亮多了，用手段上位活该死的早。”殷郊一脸嫌弃的继续说。“唉，算了。她的致命伤在颈部，凶器应该是。。不是刀，也不是枪。。。"姬发凑近看。“是剑。”殷郊站在那撇了一眼伤口说：“从后面整个卡住脖子，然后横着一划，脖子就断了。她跟那个王老板一样，也是头都快掉了。”姬发直起身，抱着臂看殷郊。殷郊耸耸肩，说：“干嘛，不会怀疑我干的吧，这很明显啊！”“不是，就是觉得你很聪明，很有天赋，有没有想法入锦衣卫？”姬发逗他。“才不要，你们那规矩太多，虽然你人还不错，但是我选当我的少城主。”殷郊摆摆手。“你觉得我人不错？”姬发试探的问他。“啊，带我玩，请我喝醪糟，睡觉还不抢我被子，人确实不错啊！”两人中间隔着具尸体聊着天。“你喜欢就好。”姬发干巴巴的说。“我喜欢？我不喜欢啊什么我喜欢？啊那不重要，一模一样的剑伤诶！头都要掉了，而且被放血！这种变态手法你想到谁没有？”殷郊兴奋的说。“鬼侯。”姬发脱口而出。“嗨！对吧，我也想到他了！这家伙可厉害了，没人打得过！都怪他，我爹都两年不让我出龙门城了！”殷郊抱怨。“那他不停杀人的动机是什么呢？”姬发拉起白布。“啧啧，你抓住他不就完了，问他本人啊！”殷郊转身往门口走。

哪知刚一出验房的门，就从天而降几个黑衣人。殷郊翻了个白眼转身冲姬发大喊：“姬发哥哥！救命！”姬发快步将殷郊挡在身后，绣春刀出鞘瞬间挡掉了对方丢过来的十几发梅花镖，错了三步刀锋一晃将离得最近的那刺客的刀劈掉再一脚将他踹飞。他回头看向在他身后台阶上瘫坐着的殷郊说：“往后面跑！”殷郊颤声回他：“腿。。腿软。。站不起来了。。”然后指着前面大叫：“当心！”姬发侧身躲过朝他捅来的剑，手从那刺客握剑的手下穿过直拍胸口。刺客生生被震出了数十丈倒地不起。其他人见状成合围之势朝他扑过来，姬发冷哼一声将绣春刀丢给殷郊，说了句：“拿着防身！”之后，他双掌聚气，将真气凝结在掌心，直冲那几人拍了出去。掌风所及，尘土飞扬，那几个刺客感到五脏六腑都被震的移了位，他们相互看了一下，都觉此人动不得，纷纷跃上房顶逃命去了。“御风掌，他果然是。”殷郊在他身后喃喃自语。见姬发已打退刺客，他站起来拍拍裤子，学着姬发的样子作了个揖说：“姬发哥哥厉害厉害，这回你也救我一次，咱们算是扯平了！”姬发看他没有受伤松了一口气，走过去捏捏他的小脸责怪说：“你是得罪什么人了吗？这次碰巧我在，要是你一个人可怎么办？”殷郊拿着他的绣春刀放在手里掂着玩，笑了笑：“等死呗，我又不会武

功。”

杨戩火急火燎的赶到龙门客栈却没看到殷郊，就去问姜文焕。姜文焕说：“舅舅啊！我对不起你！”杨戩紧张的问：“怎么了？姬发那王八蛋是不是对殷郊不利了？”“哎呀不是！是我把那些锦衣卫都毒倒了。。”姜文焕打断他。“那干的漂亮啊！”杨戩拍拍他的肩。“但是就姬发没事。。这会儿他跟郊郊单独出去了。。。姜文焕啊！你这个成事不足。。。杨戩抬手就要打。“他们去哪了啊！？决不能让他们单独在一起！”杨戩冲他咆哮。“我不知道啊！”姜文焕抱头鼠窜。

杨戩没找到殷郊，正垂头丧气的往回走。路过天香楼却看到殷郊急匆匆的跑了进去。他来这干嘛，找姐己吗？正巧可以跟他解释清楚，这次一定要把他带回家！杨戩紧跟上他，结果发现殷郊并没去找姐己，而是拐进了二楼的另一个房间。嗯？杨戩皱眉。

殷郊一整天都在外面跟姬发一起查案，到了晚上才得空跑回天香楼看受伤的崇应彪。“师父师父！我来了我来了！”殷郊进了房间，看到崇应彪好好的躺在床上松了一口气。崇应彪在睡觉，他中的毒虽然解了但是需要静养。殷郊走过去想把他师父叫醒换药，但是刚伸出手就被钳制住了，接着他整个人被掐着脖子摔在了床上。殷郊忘了，他师父是杀手，连睡觉都紧绷着弦。“别！不要！师父！是我啦！”杨戩本来就在门外听墙角，突然听到殷郊大喊不要，这还了得！他抬脚就踹，嘭的一声门开了。他看到一个男人压在殷郊身上。

“爹？”殷郊看到来人眼疾手快把床帘扯下挡住崇应彪，然后从他身下挣脱出来。自己宝贝儿子气喘吁吁衣服散乱小脸红红的，在杨戩眼里怎么看都像被强迫了。“我倒想看看到底是哪个登徒子，敢动我的人？”杨戩就要去扯那床帘。“不是了！不是你想的那样。”殷郊阻拦他。师父确实只是防御本能啊。“那就是。。你自愿的？你喜欢他？”杨戩声音发着抖。“我不是，什么乱七八糟的，我不喜欢他啊！”我喜欢你啊！殷郊心里狂喊。还没等杨戩说话，床帘后的崇应彪出声了：“那你上次为什么亲我？”殷郊也不知道为什么平日里沉默寡言的师父会突然说这种让人误会的话。“我那是。。我不是为了。。”殷郊有苦不能说，他还不想让师父的身份暴露。杨戩气的脸色都变了：“你们。。还亲了？？？”殷郊本来想解释，但是他突然想起之前杨戩跟姐己的事情，瞬间愤怒了：“亲了怎么了！不仅亲了，我们还做了你跟姐己姐姐做的事情！就允许你有姐己姐姐，不许我跟别人上床吗！”殷郊冲他吼。空气瞬间安静了下来。殷郊把心里的不快全吼了出来舒服多了，但却不知道那边杨戩的心已经跌落谷底。杨戩看着他，突然笑了出来，他点点头说：“好，很好，殷郊你明天回府把你那些东西都给我收拾走，一会那个锦衣卫，一会又是这个来路不明的谁，你已经不再需要我这个爹了。”说完转身摔门而出。“对！我再也不需要你了！”殷郊在后面大喊。

杨戩走后，殷郊坐在床边大喘气。崇应彪坐在他边上抚着的背给他顺气。殷郊转过头，看着他师父，嘴一扁终于憋不住哭了出来：“师父！我爹不要我了！”他扑过去抱住崇应彪，像小时候一样把鼻涕眼泪都蹭到他身上。崇应彪轻轻拍了拍他的头说：“没关系，师父要你。”就这么抱着师父哭了好一会，殷郊突然想起正事，“师父，换药！”他起身噔噔噔跑出门，打了清水回来，再把师父的衣襟解开。崇应彪低头看他的小徒弟细心的把原来的细布拆掉，然后洗干净手，把药粉涂在他的伤口上。那手指触在他的皮肤上痒痒的，真是难捱。强忍着等殷郊把药涂完，崇应彪一把抓住他的手，眼神意味不明。“干什么！碰一下都不行！你那毒血还是我用嘴给你吸出来的呢！”殷郊想抽回手。“你说什么？”崇应彪没想到他能做到这个地步。“啊啊，小事情罢了，师父师父你快躺下啦，多休息，快点好。”他去推崇应彪。“殷郊，你还记得小时候问过师父会不会永远陪着你吗？”崇应彪问。“嗯嗯，记得啊。”殷郊点头：“我也会永远陪着师父！”崇应彪俯身过去重重的咬了一下他的嘴唇。殷郊措手不及，被咬的好疼。“上次跟师父做这种事情，讨厌吗？”崇应彪用食指摩擦着他被咬痛了的唇角。殷郊想了一下，摇了摇头。那次何止不讨厌，是很舒服，但他还是决定跟师父说清楚。他站起来对崇应彪说：“师父，我有喜欢的人，我不能骗你。但是你是我很重要的人，我也不想失去你。你懂我的意思吗。”他说完这些话又突然想起杨戩刚刚不要他了，还让他收拾自己的东西滚，越想越委屈。

崇应彪知道了他徒弟对自己并不是那种感情，但是他不在乎，他手臂用力，把殷郊抱起来让他坐在自己腿上。他想，只要人还在自己怀里这就够了。殷郊想起小时候自己一闹杨戩

也会这样抱着他，更难过了。“师父吗。。。我喜欢的人不要我了。”见殷郊哭的伤心，崇应彪轻轻吻掉他的眼泪，亲亲他的额头低声说：“没关系，还有师父在，师父会一直陪着你的，乖。”这很好的蛊惑了殷郊，让他不再挣动老老实实的待在他的怀里。崇应彪用嘴唇描摹着他的鼻梁，然后如愿以偿的吻住了少年的微微张开的嘴。他知道自己正在趁人之危，但是他不就是杀手么，杀手信条就是要利用任何破绽达到目的。殷郊此时难过的一塌糊涂，就这么放任着崇应彪亲自己。师父的舌头进来了，轻轻的扫过他的齿列，慢条斯理的舔弄着他的口腔内壁，然后去缠他的舌头，师父好会吻啊，自己的舌头被吸的酥酥麻麻的，头也晕晕的，下体已经微微抬高了，完全无暇顾及刚才的伤心事，也暂时忘记了杨戩，整个人沉浸在师父给他的无边温柔乡里不想出来。

再反应过来的时候，他已经被崇应彪压在床上了。刚刚沉迷于亲吻完全没注意到自己的衣服已经被师父脱光了。崇应彪埋首在他的颈侧，细细的舔吻他的脖子，直教他的锁骨都羞的泛起了红。而那两粒小乳头和上次一样，不一会就被他师父弄的湿漉漉的了。“舒服吗？告诉师父。”崇应彪手抚上了他的下体，用掌心抵上他的龟头画着圈磨弄。他浑身一抖推拒着：“师父。。。别。。。 ”这种事情他还是不能适应。“告诉师父，舒服吗？”崇应彪按住他的手重复。少年的青涩的身体不禁撩拨，他的阴茎在崇应彪技巧的抚弄下不受控制的更硬了。崇应彪用另一只手垫在他的腰下，掌控着那一截窄腰，从他的小腹一路舔吻上去，吻遍了他的身体。他受不了的偏过头小口喘着气。“说。”再次吻到他胸口的时候他师父抬起头掰过他的脸逼问着。“舒。。。舒服。。。嗯。。。 ”殷郊根本抗拒不了被这么弄，他胸口起伏，眼神迷茫，不知道看向哪，感觉自己的整个身体都要被师父玩透了。崇应彪看他沉迷情欲的样子实在喜欢，真想按着他不管不顾的草进去。他手指顺着殷郊的臀缝摸向他的后穴，殷郊太过敏感的身子一抖，想要并腿。“师父不进去，就摸摸好不好？”崇应彪放软了语气哄着他。

殷郊咬着嘴唇想了好一会，最终还是点了点头。崇应彪的手指又捅进了那里，那小洞里的软肉紧紧的缠上他。“你的小洞认识师父了，这么紧在跟师父打招呼呢。”崇应彪俯在他耳边轻声说。“别。。。师父别说。。。 ”殷郊用手臂挡着眼睛，羞的不敢看他。那小洞太干涩了，连手指抽动都很艰难，如果等下弄疼了他又会像上次一样了。崇应彪把手指抽出来，转而去撸动他的阴茎。“嗯。。。 ”殷郊发出舒服的呻吟。他看向崇应彪，伸手要师父抱。崇应彪搂着他让他坐在自己怀里，一边撸动他的阴茎一边缠着他的舌头接吻。殷郊聪明，学什么都很快，现下已经会主动吸他师父的舌头了。他懵懵懂懂的承受着体内随着这缠绵的吻越积越多的燥热，全然无措的咽着盛不住的唾液，控制不住的发出细细的呻吟。崇应彪加快了撸动他阴茎的速度，终于，他呼吸一滞，射了出来。

殷郊刚经历了高潮，他眼神飘忽的靠在他师父的胸膛上小口小口的喘气。崇应彪亲亲他的脸，用手指沾着他的精液送进了他的后穴。有了精液的润滑，他的手指得以在里面快速进出，趁殷郊还处在高潮的迷糊里，抱起他将自己早就硬的发烫的阴茎从下往上捅了进去。“啊！”殷郊感觉后穴一阵剧痛，疼的他眼泪都出来了。“师父。。。师父你不是说。。。 ”他眼泪汪汪的控诉。“师父骗你了。乖，别乱动。让师父再进去点。”他把殷郊放倒在床上，自己跪起来提着他的腰居高临下的干他，全然没有吻他时的温柔。“师父。。。慢点。。。慢点好疼啊。。。 ”殷郊疼的额头汗湿，他的腰被牢牢的掐在师父手里悬着空挨撞，后穴像要被磨出火了，只能哑着嗓子求他师父。

崇应彪一进到他的体内就被这紧窄的后穴箍的头皮发麻，少年肠道丝绒一样的触感让他根本把持不住，直接把人按倒大开大合的干了几十下。殷郊越哭他就动的越快，越求他他就干的越深，疼得殷郊开始剧烈的挣扎。他索性放开殷郊的腰，把他翻了个身将他按趴在床上，自己则从背后紧压上他，再重重的顶进去。这姿势使殷郊没办法挣扎，只能咬着床单呜咽着挨草。师父的阴茎太大了，让他觉得自己后面都要被撑坏了。那东西烫的他受不了的往前爬，想躲开，但是又被师父拽回来把着腰继续捣弄。“师父。。。呜。。。真的好疼啊。。。要坏了。。。要被师父草坏了。。。 ”崇应彪看他抖着肩膀小声呜咽又心软了。他把他抱起来，结果体位的变化让他的下体进的更深了，直疼的殷郊慌忙之中紧紧的抓着他的手咬上了他的肩膀。“疼就咬师父吧，要是舒服了就舔舔好不好？”崇应彪捏了捏他的腰，下身继续动了起来。殷郊被他抱着上下颠弄的快要散架，他生气的咬向崇应彪的肩膀，用了点力，想告诉他师父自己真的很疼也很生气。但是突然不知道碰到哪了，让他颤抖着叫了一声之后就陷入了迷乱。后穴不完全是疼了，他师父不时的蹭过某个地方，让他下身又颤巍巍的挺立了起来。他看着被他咬出牙印的师父的肩膀，想起师父的话，乖乖的凑上去伸出

舌尖舔了舔。这回是崇应彪被他舔的一顿，手没抓住他的腰阴茎差点滑出来。他呼出一口气，把还不知道自己闯了多大祸的小徒弟重新按在床上，推高他的腿，凶狠的碾磨起他的后穴。“师父，那里。。。师父。。”殷郊自从尝到甜头之后就主动开始了索求，想要师父一直撞那个让他舒服的地方。崇应彪变换着角度在他身体里捅，寻找那个点。“师父。。。啊。。师父不要。。。那里撞。。撞一下。。。啊啊。。。顶到了。。。”不一会，殷郊就满脸潮红，手抖着抓不住床单，开始胡言乱语了。崇应彪知道捅对了地方，就冲着那里连续猛插了几十下。殷郊直觉得自己下身都失去知觉了，脆弱的敏感点哪能被这么捅，殷郊又是初次，最后连什么时候射出来的都不知道。他爽的云里雾里，无意识的念着好舒服好深啊师父草死我这种话。激的崇应彪像真的要草死他一样压着他猛插狠捅了一个时辰，直干的他高潮不断控制不住的流精像是被草坏了。崇应彪射出来的时候，殷郊已经射了两次，精液打在他和崇应彪的小腹上格外淫乱。崇应彪还嫌不够，抽出来射在他身上。让他看起来浑身都被精液浸透了。好一会，殷郊才清醒了点。他想坐起来，但是屁股一沾床就疼，他只能趴着，心里又开始纠结，觉得这回真对不起爹爹了。崇应彪看他这个样子，大手抚上他面团一样的小屁股，揉了揉，拍了两下。“别纠结了，师父做不了你心上的第一个人，可不可以做你床上的第一个？”殷郊把脸埋在床褥里，半晌点了点头。崇应彪吹灭蜡烛，扯过被子，搂着刚被自己干软了的小徒弟准备睡觉。“师父，以后可不可以不要骗我啦。。。 ”殷郊记仇。“嗯，最后一次。”崇应彪捏捏他的乳尖说。

第二天一大早，殷郊就一身煞气的冲进城主府。这个他呆了十年的地方再也不欢迎他了。他跑进自己的屋子搜刮了一通，把这些年生日杨戩送他的小物件都收了起来。他背了个大包袱往外冲，正正迎面撞上了个人。不是杨戩还是谁。“我走了！这辈子不见！”殷郊冲他大喊。杨戩挥了挥手，围过来几个手下，“去，把少主绑起来押到我屋里去。”杨戩说。

TBC

龙门番外1 鬼侯淫梦

Chapter Summary

这是真全肉章 彪戡姜X殷郊 4P+1姬发看着

殷郊被草醒了，他的后穴被撑开，一根火热粗长的阴茎在里面剧烈的捣弄。这里不是他在城主府的卧房也不是龙门客栈更不是天香楼，这里是。。。“在想什么？嗯？”那个压在他身上的人在他耳边问。感官逐渐清晰起来。“嗯。。。爹爹？”殷郊看清了那人。“又叫爹爹了？一舒服就叫爹爹，一生气就杨戩是不是？”身上人加快了顶弄的速度。“嗯。。。嗯。。。爹爹轻点。。。 ”杨戩准确的撞他穴里舒服的那点，让他瞬间把刚醒时的疑惑抛诸脑后，只顾着先享受再说。“要抱。”他像小时候一样跟杨戩撒娇，杨戩看着自己身下被草的浑身汗湿，双眼迷蒙的宝贝儿子，此时还冲自己张开手求抱，瞬间更硬了。他把殷郊抱起来，一只手搂着他的腰，另一只手捏着他的下巴跟他接吻。殷郊黏黏糊糊的跟他爹爹亲着，下身还被那粗硬的东西打着桩，直弄得他腰不住的颤抖，下身也被干的立了起来。杨戩放开他的腰，让他自己攀着他的肩膀承受着下身的鞭挞，手则伸向他勃起的阴茎撸动起来。“嗯。。。小戩哥哥要重。。。一点。。。啊。。。不是下面。。。是手上。。。 ”殷郊扭了下腰让他体内的东西能更好的撞到自己的敏感点。“要求还挺多。”杨戩把他的手拉过来扣着一起撸动，然后咬着他的耳垂说：“宝宝你跟别人的时候也这么多要求吗？”“啊！”殷郊被杨戩一记深顶逼出了声。他把头枕在杨戩肩膀上，嘴唇擦着他的脖子，小声哼哼着：“唔。。。不是。。。就跟你。。。就跟爹爹这样。。。 ”杨戩很受用，他偏过头亲了亲他，然后拍了拍他的小屁股说：“来，转过来，爹爹从后面草你。”殷郊被他插着转了个圈，从背后抱着坐在他怀里，这个姿势让那穴里的大东西进的更深了。他仰起头想去寻杨戩的嘴，但是杨戩手上和下身突然同时加快速度，直刺激的他小腹发着抖就要射出来。“有人要来了。”习武之人听力敏锐，杨戩贴着他的耳朵说。“嗯？什么？”殷郊被他干的意识混沌，还没反应过来，只听呼的一声，门被踹开了。

崇应彪站着门口。他目之所及的就是殷郊被人抱着张开腿冲着门，那下面都出水了不用猜就知道干了好一会了。殷郊被这一声吓了一跳，直接就射出来了。他抬起眼睛看向门口，明明很生气的眼神在崇应彪的眼里简直娇嗔的不行。“卧槽，舅舅！你真不干人事啊！”他身后的姜文焕看他堵在门口也凑上来。“就是。”崇应彪简短的说。“少废话，人呢？”杨戩下面还没抽出来，他刚干到兴头上被打扰心情很差，殷郊射了他还早着。殷郊则完全不清楚状况，现在自己赤身裸体被爹爹抱着，而师父和表哥司空见惯一样站在那看。“我不。。。爹爹放开我。。。 ”殷郊开始挣扎，虽然不明白为什么一觉醒来就这样了，但是在别人面前裸着身子还是不好意思。“乖，别动，爹爹还没射。”杨戩拦着他的腰，毫不避讳的当着另外两个人的面说。姜文焕翻了个白眼，他把另一个人扯过来，好嘛，殷郊目瞪口呆的看向门口，现在门口站着三个人了。“姬发？”殷郊指着那个人。“唔唔！！唔唔唔！”姬发被塞着嘴，憋的脸红脖子粗。“进来！”姜文焕把他扯进了屋。“干什么！”殷郊忙喊：“你们带他来干嘛啊！出去出去！”“不是你叫我们去把他绑来的吗？”崇应彪径直走到殷郊面前，重重的捏了捏他的乳头。“啊！”殷郊难以置信，怎么回事，爹爹和师父都。。。疯了吗？“你快点完事，我俩走的时候他不是睡觉么？这么一会都忍不了？”崇应彪手滑到下面去摸殷郊刚射的一塌糊涂的下身。他刚从外面回来手自然很凉，冰的殷郊打了个哆嗦。“你能忍得了？”杨戩反问，他把崇应彪的手拍开，用温热的掌心包裹住殷郊被冰到的下体揉着。崇应彪冷哼了一声，不去管他们，转身朝姬发那边走去。“老实点！”姜文焕还在那公报私仇。“知道为什么抓你来吗？”崇应彪问。姬发点点头。“知道就好，以后管好你的手下，如果再让我看到他们惹郊郊生气，我会杀了他们。”崇应彪把玩着弯刀说。“就是！”姜文焕接茬：“谁惹郊郊生气我就毒死他！”“徒弟！他怎么处置？”崇应彪扬声冲那边正被杨戩干的上气不接下气的殷郊喊。殷郊射了之后整个人处在不应期，本想着屋里有其他人在杨戩总不

能当着别人的面干他吧。没想到杨戩不但不收敛，反而把他按在床上草的更重了，好像就是为了给别人看。“别。。。别管他了！”殷郊是真的不想管他，这里绝对不是自己那个世界，虽然师父表哥爹爹包括姬发都没变，但是原来世界里的自己并没有跟他们发展到这种程度。这真是太可怕了。“听见没有，他说不管你了。你就在这先呆着吧。”姜文焕把被捆的牢牢的姬发摆好了朝向，让他正好能看到那张大床。“嗤。”崇应彪看出他的目的，笑了一声。

杨戩自从知道殷郊跟崇应彪上过床之后，每次都执着于射进他里面，像要抹去别人的痕迹一样。这次也不例外，他钳制住殷郊的腰狠狠一顶，深深的射了进去。殷郊倒在床上喘息，他被做的太过，下身洞里不断往外淌着刚才杨戩射给他的精液，身上覆着薄薄一层汗，喘了好一会才缓缓睁开眼。看崇应彪过来了，他本能的伸出手去拉崇应彪。因为在他的世界里他只跟崇应彪做过，在这里看到师父总觉得安心。“想师父没。”崇应彪拉着他的手问。“嗯。。。 ”殷郊抱着他的胳膊，把他拉到床头坐着。他躺在那不愿意动，杨戩弄的他腰好疼。崇应彪就一手帮他按摩腰，一边亲亲这揉揉那。“郊郊，你可别被他假惺惺的样子骗了啊。他之前好几次把你弄的下不来床还是爹爹给你送的药。”杨戩坐在一旁嘲讽。好几次？下不来床？殷郊心里想，这个世界的师父这么可怕吗！他有点退缩，往床里挪了挪。崇应彪嫌弃的看了杨戩一眼，然后把殷郊拖过来，让他趴在自己膝盖上，然后轻轻的继续给他按摩。殷郊被弄的很舒服，也就不挣扎了。崇应彪按着按着，手很快就不老实了。殷郊的背，腰，还有那小屁股，现在都暴露在他眼下，让他可以为所欲为的揉捏。习武之人的粗糙掌心摸的少年的皮肤战栗不止，一会殷郊就有了感觉。他趴在崇应彪腿上，能看到师父腿间明显鼓起来了。他情不自禁的上手去抚摸，帮师父解开了裤子将那已经勃起的东西放了出来。“师父给你按腰了你帮师父舔舔好不好？”崇应彪哄他。殷郊心想这并不是个对等的交易好没道理，但是看着那东西还是凑上去伸出舌头舔了一下。他两只手捧着师父的阴茎，先是在头部转着圈用舌尖舔湿，然后从根部往上一路舔。他舔的很慢，直弄得崇应彪额头青筋爆出，他扣着殷郊的脖子，把他拉离自己的阴茎，然后站起来立在床边，把殷郊扯过来冲着他的嘴直接就捅了进去。一下子那粗长的东西捅到了他的喉咙口让他猝不及防差点喘不过气。崇应彪也感到奇怪，殷郊给他深喉不是一次两次了，怎么现在更像是他第一次的时候，喉咙不会松，喉口紧紧的箍着他的龟头。他抽出来，弯下腰用食指擦擦殷郊嘴边的口水，轻声哄着：“帮师父舔出来师父就不进去好不好？”这句话怎么听着这么熟悉，殷郊想。

“等下等下！”是姜文焕的声音。他不知道什么时候跑出去的，现下手里拿着个盒子进来了。“看这个！我特意收集的！郊郊，给你玩！”他打开盒子，里面是几颗浑圆的大珍珠。“我不是说不让你去偷的吗！”殷郊看到珍珠就来气。“什么偷？当然不是偷啊！我现在的身份用得着偷么我！这是东海国进贡的！还有夜明珠，下次给你玩。”姜文焕直接脱靴上床了，自如的就像在自己家。“玩什么玩？你要是想来就一起，想玩的话回你自己府上玩去！”杨戩踹他。“舅舅！你看看你，就知道吃味，你们不玩还不让我玩吗！是吧郊郊！”他说着拿起那珍珠就往殷郊的后穴塞。殷郊本来正埋头吃着崇应彪的阴茎，突然下体一凉，他慌忙回头去看。那边姜文焕还在塞，已经塞了三个珍珠进去。那珍珠也不是最大，但塞进后穴还是撑了些。“姜文焕！”殷郊出声制止。姜文焕正塞的高兴，听他喊自己，抬头答应：“诶！郊郊，听着呢，你说！”殷郊白了他一眼，有气无力的说：“拿出去。。。 ”“那可不行！你上次可是答应我的，一言九鼎！君无戏言！”殷郊想我怎么就变成君了，不对，我答应你干什么了？“哎呀，我以为你喜欢的，之前塞象棋子你不是挺喜欢嘛，还有岭南的荔枝，我可一点没舍得吃都给你塞着玩了！啊还有毛笔，你说我下次选狼毫的还是羊毫的啊，哪个更舒服一点？下次塞之前你可得告诉我。”姜文焕继续絮絮叨叨。殷郊大脑宕机，他意识到，这个世界的自己可能不仅跟姜文焕上床了，还玩的挺花。。。自己还没出声，那边杨戩说话了：“我说老子的玉雕毛笔哪去了！原来让你小子偷了！”说着就要打姜文焕。姜文焕一边招架一边喊：“你那毛笔平时也不用！拿来给郊郊插插穴怎么了嘛！舍不得么你！”杨戩低头看看殷郊刚被自己插的泛红的小穴，想了一下，确实用在这上更好。“那倒也不是舍不得。。。 ”他清了清嗓子说。殷郊听他爹爹也开始胡闹，刚想回头骂那俩人，身前的崇应彪就把他的脸掰过来：“别分心。”他用阴茎磨着殷郊的嘴唇，然后用顶端去撞他闭起的牙齿。“唔。。。 ”殷郊张开嘴，把那东西纳进口中，但是实在因为是第一次他舔的毫无章法。崇应彪没忍住在他口中前后动了起来，直把他撞的喉咙口发疼，头晕眼花根本无暇顾及后穴的事情了。

姜文焕塞进去四颗珍珠，他满意的摸摸那因为珍珠要往出滑而微微鼓起穴口，那里像吃撑的小嘴等待他享用。他跪起身，解开裤子，把勃起的阴茎对准殷郊的小穴捅了进去。“唔！！”殷郊嘴正被师父的硬挺撞的发麻，下身突然又塞进了个大东西直弄得他呼吸滞住。四个大珍珠，有的被这一下顶到更里面去了，有的被挤到一侧，被殷郊的内壁紧紧的箍住，好巧不巧的卡在殷郊的敏感点上，随着姜文焕的抽插在那上面来回撵动，直让殷郊含不住崇应彪的阴茎整个人趴倒在床上。“姜。。姜。。文焕你。。王八。。啊！”他断断续续的骂人，手却去抓崇应彪的胳膊。“师父。。师父救命。。”他直往崇应彪怀里爬。“哼，你让他救命啊，让他救你不如喊喊表哥我就轻点。”姜文焕重重捏了一下他的龟头。“我才。。。不。。”他抱着崇应彪的腰，把脸埋在他的小腹上。“不叫？”姜文焕狠狠撞着，故意弄痛他，他知道殷郊怕疼怕的要死，到时候干软了让他叫什么就叫什么。果然，殷郊嘴硬了一会就忍不住了，他不情不愿的轻声哼着：“表哥。。。表哥求求了放过我。。”“放过你哪？说说？”姜文焕见他上钩继续欺负他。“呜。。。后面。。。后面小穴要被撑坏了呜。。。”他流着泪，抱住面前的师父求着身后的人。姜文焕爽到了，但是他身下并没有停，也当然没有放过殷郊，他狠狠的朝那珍珠挤压的地方撵过去，成功的逼出了殷郊崩溃的叫声。“啧啧，姜文焕你真是变态。”杨戩在一旁摇头。姜文焕低头瞟了一眼他腿间，揶揄道：“你不变态光看着就能硬？”杨戩确实又勃起了，看殷郊被草的精神恍惚可怜巴巴的求饶实在忍不了，这不怪他。“你们老古董就是不懂，你等着看看。”说完，姜文焕又捅了两下，然后轻轻的摩挲着他的尾椎处，在殷郊下身颤巍巍抬头的时候，用食指和拇指圈住他的零口。被遏止的感觉太难熬，殷郊想要甩开他，但是要害在他手里，他也只能流着泪看向他。“下次，我要塞夜明珠。答不答应？”说完收紧了手指。殷郊摇摇头呜咽了两声又点点头。“答应了？一言九鼎君无戏言？”姜文焕问。我算知道之前那些奇葩玩法都是怎么来的了，搞半天都是被这么逼出来的，好样的姜文焕你这个王。。。“答不答应！”姜文焕又顶了顶他。“答应！我答应呜呜呜。。”姜文焕心满意足，他龟头顶着珍珠一起挤在殷郊的穴里草弄了好一阵，直把殷郊草到表哥表哥的失控乱喊才抽出来撸动了两下射在了他的小腹上。“我可没有某些当爹的那么变态，每次都要射进去。”他看了眼杨戩。杨戩把他踹到一边去，让他腾出位置，然后握着自己勃起了好一会的阴茎就要往那已经被干了两轮，颜色都被草到嫣红的穴里插。“呜。。不行。。。爹爹珍珠。。不要。。”殷郊忙制止他。“是不要爹爹还是不要珍珠？说清楚。”杨戩手指插进去，搅弄了两下，之前射进去的精液的汨汨的流出来，剩下那些被珍珠堵的太深了。“要爹爹，不要珍珠。。。但是我。。我不行了爹爹等一下行吗。。”殷郊被崇应彪抱在怀里胸膛起伏，一副被干软了的样子。“先帮你把那小子塞进去的玩意弄出来。”杨戩说着手指伸进去按弄他的穴壁。殷郊最受不了这个，他越发往崇应彪怀里缩，却被杨戩扯着脚踝拽回来。珍珠很滑，很容易就掉出来了。裹着他的精液拉着丝掉在床单上，淫靡至极。杨戩拿起珍珠就去丢边上的姜文焕。姜文焕抬手接住：“你们真是不会玩，如果是我，现在就让他把珍珠舔干净，一个一个舔。”“姜文焕你是真的变态！！”这次崇应彪跟杨戩一齐吼了出来。“好了宝宝，爹爹帮你弄出来了。”杨戩往他腰下垫了个枕头，让那被玩到充血的小穴完全展现在自己面前。然后继续用手指玩弄那里。他手指曲起来故意用指节像敲门一样扣起殷郊的肠壁，那过度使用的小洞明显已经被欺负肿了，但是对于外来的异物还是不长记性的紧紧裹住。杨戩越往里捅，小穴箍的就越紧，他用指关节去刮蹭殷郊的敏感点，成功的让殷郊下身微微抬头。后面被爹爹玩弄的又痛又痒，他翻过身钻进师父怀里，想摆脱爹爹作乱的手指。而杨戩也玩够了，他跪起来扶着阴茎对准被自己插软了的小穴顶了进去。“嗯！”殷郊抱着师父的腰，就这么趴着被爹爹从后面干进来了。“爹爹你怎么不等一下啊。。。呜。。。”殷郊抱怨。“宝宝刚吐出小珍珠，爹爹看你肚子都瘪了，怕你饿。”杨戩掐着他的腰在他穴里画圈。脆弱的内壁今天被欺负了太多次，已经不堪重负，堪堪吞下那巨大的东西，直撑的褶皱都被抹平了。

“师父。。。师父今天不进去了好不好。我。。。我吃不下了呜呜。。。”他想着师父那火热的东西还没释放，等下肯定也会进去。“嗯，师父不进去。你趴着给师父舔出来就好。”被打断了好几次，这回殷郊乖乖的支起身子，继续舔崇应彪的阴茎。杨戩每次用力把他往前顶，他口中崇应彪的阴茎也会相应的被捅的更深，两个人像较劲一样一前一后捅他上下两个洞。直弄得殷郊呼吸凌乱，胳膊都支撑不住了。他今天实在被刺激的太过，后穴根本不耐草，稍微碰一碰就会浑身酥麻。杨戩虽然享受着宝贝儿子内里的紧致，却看着殷郊趴在那驯服的给别的男人舔，心情不太好。“啪”的一声，他扬起手朝殷郊的屁股打了一巴

掌。糯米团一样的小屁股被他抽的颤了两下，可怜兮兮的泛着红。“让你离那些锦衣卫之类来路不明的人远点怎么不听话！”杨戩桑和槐一起骂。殷郊这才想起来，这屋里还有个被绑着的姬发。自己刚才和他们在床上的翻云覆雨全让姬发看去了。他慌张的抬眼看向那边，姬发被塞着嘴，裤子那里已经鼓鼓囊囊的了。妈的，又是变态。殷郊想。不管他跟这个世界的这几个人什么关系，反正看起来都是上床的关系。“不。。别打了爹爹。。我没有。。”殷郊委屈巴巴的求饶。“啪”又是一声。“这下是惩罚你上次说好了来爹爹这里，结果跑去找这个货了！”杨戩指着崇应彪。什么？我还干过这事？“对不起爹爹！对不起！下次不这样了呜呜呜。。别打了屁股好疼啊。”杨戩感觉殷郊的穴里涌出一股水，温热的泡着他的阴茎。他打一下那小屁股，后面的水就越多。“宝宝，怎么流水了啊。”他恶劣的快速顶弄，直插得那处汁水横飞。“宝宝被打屁股还能流水真厉害。”殷郊根本控制不住自己的身体，怎么插都能让他有感觉。而爹爹还脸不红心不跳的满嘴荤话让殷郊羞的恨不得躲起来。但是没有办法，他现下赤身裸体趴在师父和爹爹中间上下两个口都被塞满了，只能呜呜咽咽的一边继续用嘴抚慰师父的阴茎一边挨草。爹爹和表哥都不是好人，他们就知道插他。只有崇应彪没有进来，还给他主导权让他自己舔。“呜，还是。。还是师父好。呜。。”他嘟嘟囔囔，舔舔这舔舔那，崇应彪忍着暗自握了好几次拳头。这漫长的折磨持续了好久，殷郊感觉后穴都快被爹爹磨坏了，但是杨戩就是不射，那么重的一下下凿上脆弱的敏感点任谁都受不了。殷郊不干了，他用了点力，挣脱了后面的杨戩，整个人爬进了师父的怀里。阴茎脱离后穴发出淫靡的响声，带出来的淫水弄湿了床单。殷郊埋在崇应彪胸前死活不让杨戩再操了。“师父。。呜。。我爹他插我也就算了。。他还打我屁股呜呜。。”殷郊委屈的不得了。

崇应彪抚摸他光滑的后背，亲亲他赌气的小嘴，向杨戩投去责怪的目光。姜文焕看着杨戩吃瘪笑的好大声，崇应彪也嫌弃的瞥了眼他。“不痛了不痛了，师父给揉揉。”他怀抱殷郊春风得意，大手抚上小徒弟的屁股名正言顺的吃豆腐。殷郊被他摸的舒服又有安全感，就敞开腿坐在崇应彪怀里捏着自己的阴茎玩。那里刚才其实已经被杨戩草起来了。他去捉崇应彪的手，放在自己下体上说：“师父摸摸。”崇应彪看他乖的不得了，忍着下身的胀痛，手抚上去照顾起殷郊的勃起。殷郊一边享受着师父的服务，一边歪在他怀里伸出手指在他胸口画着圈。崇应彪闭了闭眼睛，长出一口气，继续撸动他徒弟的阴茎。殷郊想怪不得这个世界的自己老跑去师父那里，姜文焕乱往他身体里塞东西变态，杨戩老搞一些奇奇怪怪的惩罚，下面那个姬发，那姬发为什么被绑着啊！算了那不重要，重点是师父好温柔弄的自己好舒服。这么想着，突然他发现了个不得了的事情。他射不出来了。“师父。。师父看看。。我是不是坏了。。我射不出来。。”他慌张的去抓师父的手。崇应彪看起来好像早有预料一样，他安抚的亲了亲他的额头，说：“没关系的郊郊，师父有办法。”然后他手臂用力把怀里的小徒弟托起来，扶正下身硬的发烫的阴茎对准殷郊的后穴，手上一松，那巨物就插进了软糯紧致的肉洞里。

殷郊被他这突如其来的强行进入插的噎了一下，他瞪大眼睛看着刚才还暗自夸多温柔的师父。“师父你不是说。。。”“师父骗你的。”崇应彪又说了这句话。又！殷郊想，果然两个世界的师父都是骗子！“乖，你不是射不出来吗？需要师父插插才能射知道吗？师父帮你治病。”崇应彪忍的太久，一朝入穴狂插狠捅，根本不给他喘息的机会，就这么抱着他连着干了几十下，让他直觉得自己的五脏六腑都要被师父奸碎了。他窝在崇应彪颈窝处，伸出小舌头舔舔师父的脖子，讨好的央求：“师父。。师父轻点好不好。。肚子要被师父干穿了。。”崇应彪拉起他的手盖在他颤抖的小腹上：“不会的，来摸摸看，师父的东西好好的在里面呢。”把殷郊干射显然不能让崇应彪满足，他抱着殷郊下床，竟然往姬发那边走去。杨戩啧了一声：“道貌岸然。”姜文焕点点头：“人面兽心。”姬发：“唔唔唔唔！！”

殷郊怕自己掉下去双手搂紧了他的脖子，他就这么被崇应彪抱着走到姬发面前。师父从边上拉过来一把椅子，然后坐上去，敞着腿当着姬发的面开始操自己。“唔唔！”地上被绑着的姬发开始挣动，奈何绑的太紧他徒劳无功。“怎么？你想看啊？”崇应彪掐着殷郊的腰，把他转了个身让他冲着姬发，下身插弄的幅度也更大了。“师父。。不行。。”殷郊难以置信，这太羞耻了，自己正敞开身体在不太熟的人面前被干的汁水四溅。相比于爹爹表哥和师父，他跟姬发相处的时间实在短。“姬发。。你别。。别看了。。”姬发听见他叫自己的名字下面更硬了。他目不转睛的盯着殷郊的身体，那被干的流水的小穴，肿胀的乖顺的吮吮着巨大的肉根，如果进去的是自己，一定会让他嗓子叫哑，干的他穴都闭不上。

还有那红红的乳头，咬一咬一定很美味，最好是用龟头去戳弄那里，他的脖子和锁骨一定会羞的泛红吧。殷郊被他视奸的耳热只能偏过头闭起眼睛不看他。

被这么玩实在太超过了，他紧张的缩着后穴，爽的崇应彪阴茎涨的更大。殷郊手抖着摸上自己的肚子感觉那东西真要操出来了。崇应彪伸手抓着他的胸一阵搓揉，殷郊的乳头现在非常敏感，普通的揉捏就会让他乳头立起，甚至乳孔都张开了。“师父答应给你治病。”崇应彪咬着他的耳朵说：“你看你现在太不经草，像这样。”他一手揉搓着他的小乳头，一边握住他的阴茎，然后下身猛的加速照着殷郊穴里的敏感处连着捅了几十下。殷郊哪还受得住，他扬起脖颈抖着喉咙呻吟着射了出来，随即瞳孔失焦，瘫软的倒在崇应彪怀里。他不知道的是，因为实在太近了，他的精液全溅射到了下面被绑着的姬发脸上。

“看看，是不是治好了？”崇应彪捏着他刚刚射过的阴茎把玩：“一定要靠后面才能射出来，师父特别喜欢你这样。”他亲亲殷郊汗湿的头发。然后瞥了一眼狼狈的姬发，手伸下去拉开殷郊插着自己阴茎的穴口，故意让那人看一样手指伸进去蘸着殷郊被插出来的水涂抹到他的乳头上。姬发眼睛都要喷火了，但是他却什么也不能做，我要爆体而亡了他想。而崇应彪报复心极强，他还没玩够。他抽出阴茎，让殷郊靠坐在椅子上，自己则弯腰去抽姬发腰间的绣春刀。姬发眼睁睁的看他拿着自己的爱刀放在指间转了两圈之后，把刀柄直直插进了殷郊的后穴里。那凉凉的刀柄把殷郊冰坏了，让他混沌的大脑总算有一丝清明。可是清醒了的第一反应就是去找热源，后面太凉了就想有个东西赶紧给他暖暖穴。崇应彪满意的抱起他坐回椅子上，再次把阴茎捅进了他的后穴，而这次是跟刀柄一起。这感觉太奇怪了但是并不难受，绣春刀的刀柄花纹磨擦着殷郊的肠壁让他痒痒的，而师父火热的阴茎正好能给他止痒，让他又舒服的不知今夕何夕了。他想起这是姬发最宝贝的佩刀，他从来不给自己玩，结果现在插在他穴里了，自己的穴在玩它。这样的认知使他后穴箍得更紧了，呻吟声也大了起来。崇应彪一边和刀柄一起干他，一边偏过头跟他深吻，直刺激的地上的姬发目眦欲裂。连自己的刀都尝到了殷郊的滋味自己却只能硬着下体看着。终于，报复心得到了满足，崇应彪拔了他的刀丢在地上，刀柄上全是殷郊的淫水，就这样和它的主人一起被抛弃了。

崇应彪抱着殷郊往床上走，他的阴茎还插在他穴里，每走一步，殷郊就被插弄的抖一下。他神志全然恍惚，只是回头和姬发对视了一眼就闭上了眼睛。“晕了？”杨戩问。“装的。”姜文焕说。姜文焕我日你老母殷郊心想。“用往常的法子，叫醒他。”崇应彪说。往常的法子？什么法子？殷郊疑惑。师父靠在床头从后面抱着他，然后掰开他的腿冲着杨戩，杨戩跪起身挪过去，对准他那还插着崇应彪阴茎的小穴就捅了进去。殷郊脑子嗡的一声，感觉下体快被撕裂了。刚才被兵器双就已经让他受不了了，现在是真真切切的两根粗长的阴茎都捅进去了。他张开嘴发出无声的呻吟，崇应彪在后面紧紧掐着他的腰让他避无可避。那两根东西突如其来的进入让他疼的眼泪都出来了。“你。。你们。。”他气若游丝。“宝宝，你不是最喜欢双龙了吗？”杨戩俯下身去吸他一边的乳头。我什么时候？我喜欢什么？殷郊脑子混乱了，他下身更混乱。爹爹和师父的阴茎一起插在里面，而他下面竟然自己分泌了肠液，看来这个身子确实习惯于各种恐怖的玩法。“要动了。”崇应彪还知道提醒一下他。那两根粗长烙铁一样的性器在他身体里开始讨伐，真的要把他干坏了。一开始还算和平，后来这两人不知道较什么劲，开始比谁更能让他爽一样蹂躏起他的肠道。那穴口虽然没出血，但是已经被撑的很薄了，好像再用力点就会破掉一样。“师父。。爹爹。。别。。别干了。。。真的坏了。。小洞要坏了。。”殷郊这回是真的害怕了。他去推杨戩的肩，但是杨戩正吸他的小乳头吸的得趣。“你每次都这么说，每次不都爽到哭。”姜文焕在一边说。“我是疼的！疼！”他控诉。每次？他突然意识到关键词。我难道经常被他们这么搞？姜文焕靠过来，抓着他的手按在自己阴茎上：“看我多好，都没马上插你，作为回报给表哥撸撸吧。”殷郊想我真是谢谢你了，看我不撸死你。但是他手上还没来得及用力，身下那两个凶器就又开始凶悍的动了起来。崇应彪掰过他的头跟他接吻，殷郊只要一被吻舒服了就会听话的任人摆布，崇应彪深谙此道。他下身跟杨戩一起草穴，上面入侵了他的口腔去吸他的舌头。他用舌尖去点殷郊的喉咙口，让他痒痒的又无能为力，只能仰着头被师父缠着舌头玩弄。姜文焕握着他软软的手去撸自己阴茎，然后也俯下头去咬他另一边的乳头。浑身上下的敏感点都在别人手里。。或者嘴里。殷郊放弃了反抗，他靠在崇应彪胸口上，跟他的舌头玩追逐游戏，咽不下的口水流下来被崇应彪顺势涂抹在他的脖子锁骨上。胸前的两个小乳头被咬的好疼，爹爹跟表哥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非要分个高下一样变着法吸他的乳

头。好不容易崇应彪放开了他，他喘着气去推那两个人声音也软软的：“爹爹。。。表哥。。。别吸了。。。没有。。。没有奶。。。”杨戬重重的咬了一下他的乳头，抬头满意的看着那被自己玩的红痕遍布的胸。乳尖上滴着水光，红红肿肿的像愿君采撷的红豆。姜文焕则根本没听他的，继续咬玩那里，他含糊糊糊的说：“西域有一种产乳神药，你要是想有奶，那也是可以的。”他戳戳那瑟瑟发抖的小乳头兴奋的说：“我去偷点回来给你玩？”“姜文焕，你真是个变态。”杨戬崇应彪说。“怎么了嘛！”姜文焕抗议：“你们不想吃他的奶吗！装什么！”下面的姬发又开始唔唔唔，姜文焕指了指他说：“你们看，他说他想，他比你们诚实。”杨戬玩够了殷郊的乳头转而去玩他的舌头，殷郊刚被崇应彪蹂躏过的小舌头没什么力气的歇在嘴里。杨戬的手指伸进来，摸了摸那小东西，然后开始缠着它在他口里画圈。姜文焕去弄他的阴茎，殷郊今天下体被三个人轮番玩弄，射了两次。但是姜文焕觉得不够，玩弄殷郊的身体就是他的爱好。他满床找那个装珍珠的盒子，然后从盒子里抽出了一条红色的绸布，那是摆珍珠时为了好看放进去的。现在让他拿来系在殷郊的阴茎上还打了个蝴蝶结。殷郊后穴被弄的爽的不得了，现在已经根本没有最初进去时疼痛的感觉了，他觉得自己真是天赋异禀，这么快就适应了双龙甚至能从中体会到快感。前面也完全硬了起来，自己果然被插才会硬，但是突如其来的紧缚感让他睁开了眼睛。“姜仁涮。。。里。。。他忘了口里还有杨戬的手指，张嘴就要骂。杨戬把手指从他嘴里抽出来，湿湿的手指顺着他的身体一路下滑来到他的零口处抹了抹。“舅舅，你看，这么绑是不是还挺好看的？”姜文焕指着那被红绸绑着的可怜性器对杨戬说。杨戬这回没骂他变态，他停下了抽送，手指按上了那处的顶端。“唔！爹爹。。。求你。。。别玩那里了。。。我想射。。。”殷郊身子都被爹爹和师父的阴茎催熟了，前面还不得释放弄得他气都喘不匀。他伸手要去扯那红绸，却被杨戬和姜文焕一人一边按住，崇应彪还在身后勒住他的腰草他，这回他真的任人宰割四肢都动弹不得了。“珍珠也有小的，这里。”姜文焕按按他的零口说：“可以镶嵌一个小珍珠。到时候他射的时候爽到死。”殷郊觉得这真是他能做出来的事，惊恐的抬腿想踹他，结果杨戬先他一步把姜文焕踹下了床。杨戬低下头亲亲他的零口安慰道：“宝宝别怕，他要敢那么干爹爹就弄死他。”“爹爹呜呜。。。。”又让他产奶又要零口镶珠真的让殷郊吓坏了。“也不会让你产奶，因为爹爹知道你别的地方能产。”他低头把那红绸解下来，然后就着那丝绒触感的布料上下摩擦起殷郊的阴茎来。身后崇应彪开始大幅度加速动腰，那不见疲软的铁杵直磨的殷郊不住摇头，嘴里胡言乱语着：“师父。。。师父好舒服。。。嗯嗯。。。”那两个大东西烫的他身体里起了一道火，灼烧着他所有的感官，以前进入一根就很艰难的后穴现在竟然会主动去吸吮两根这么粗的东西了。“就你师父干的你舒服？”杨戬又吃味。“不是。。。嗯嗯。。。不是的。。。爹爹也舒服。。。爹爹顶到了。。。”终于，在双龙入洞的巨大的快感中殷郊叫哑了嗓子射了出来。乳白色的精液打在了红色的绸子上格外色情。“你看，你下面产奶了。”杨戬把红绸拎到他面前说。

殷郊就这么被他们夹在中间搞了很久，杨戬和崇应彪把他架起来草弄，让他全身的着力点都在那两根阴茎上，他没有办法只能乖乖的抓紧他们的手臂以求平衡。直到他快被做晕过去了，插他的人才终于要射了。这次连崇应彪都犯起了浑，跟杨戬一样射在了他里面。两股精液把他烫坏了，他就这样一边被射精，一边又高潮了。他的阴茎早就射无可射，只能硬着流水。“宝宝，下次来爹爹这，爹爹把你绑起来操好不好？”杨戬问。“嗯嗯。。。。嗯。。。好。。。”殷郊被干懵了，完全不知道答应了什么。杨戬看向姜文焕说：“你看，郊郊喜欢我，所以我的要求他都会答应，哪像你，还得用逼的。”崇应彪在按揉他的小穴，他又一次对那俩人的行为表示不屑。他凑过去在殷郊耳边说：“郊郊，师父绝对不会把你绑起来也不会往你里面塞东西的，所以还是来师父这好不好。”殷郊动了动迷茫的眼珠，伸手搂住了他，还亲了亲他小声说：“嗯好。。。师父最好了。”杨戬跟姜文焕瞪着他，崇应彪转过头说：“看，他也什么都答应我。”“他答应了什么了啊？？？”“那些我说不会做的事情。”崇应彪说：“我可以骗他啊。”

这一夜荒唐至极，几个人不知疲倦的弄了他几个时辰，殷郊早已精疲力尽，腰都动不了了。他小穴里射满了精液，身上脸上也有不知道谁弄上去的，他四肢摊开仰躺在床上，才发现这床出奇的大，像是专门为了这淫乱之事准备的。崇应彪低头看着被轮着干了整晚的徒弟，那小脸上泛着红潮，眼睛迷迷蒙蒙的像被草傻了，身体上全是吻痕。乳头尤其严重，姜文焕跟杨戬这俩没断奶的把那里咬的都红肿了。他心疼的俯下身舔舔，换来殷郊轻

轻的呻吟。他看着那两个小红豆想了一会，回头看向姜文焕：“那西域的药，有副作用吗？”

月光照进来，大床上的人们已经熟睡。只有地上还被绑着的人一脸生无可恋坐在那里。

殷郊再次醒来已经不是在床上了，他动动身体，衣服都穿的好好的。他现在正靠在关掉的冶炼炉边上。周围武器架上都是些半成品，只有他怀里那柄剑，幽幽的闪着红光。为什么会做这种梦啊，他想。

龙门7 幕后黑手

Chapter Summary

杨戩吃饭场合

“杨戩！你发什么疯？”殷郊手被绑的难受，在地上不停的挣扎着。“我管教自己的儿子有什么问题？”杨戩站在他面前居高临下的看着他。“你放开我，我今天还答应了姬发跟他去查案！”殷郊着急的说。“哼，还敢提别人？让你少跟他来往怎么不听话？”杨戩冷哼一声。“你又不是我亲爹！少管我！”殷郊挣扎的更厉害了。“嗯，你知道就好。今天就干点亲爹干不了的事情。”杨戩从地上拎起殷郊，几步走到床前，将他扔了上去。

“杨戩。。你。。你不会要打我吧！不是你让我滚的吗，我滚了你干嘛又抓我！”殷郊往床里缩。他的小戩哥哥很不对劲，以前他从来不那么凶的对，刚才那一下把他抓的好疼啊。“老实点。”杨戩表情阴郁，把殷郊从床角扯过来，一用力把他的衣服撕开了。殷郊的胸膛露了出来，杨戩皱眉看着他布满青紫吻痕的胸，额头青筋暴起连呼吸都带着火气。竟然有人敢。。。必须罚他！他掐着殷郊的脖子把他贯倒在床上，凶狠的吻了上去。殷郊的下唇被咬破了，口水收不住流到伤口上刺刺的疼。杨戩舔弄了一圈他的口腔，之后又去逮他吓得连连后退的小舌头，把它逼到退无可退的地步再缠住它用力吮吸，让主人只能发出无助的呜呜声。殷郊的衣服都被他撕烂了，之前不知道爹爹力气这么可怕，只感觉他今天真的好生气好生气。他就这样被杨戩掐着脖子一边吻一边揉胸。爹爹和师父都怎么回事啊，感觉自己的小豆豆都快被他们揉大了，殷郊委屈的想。

“小戩哥哥。。。唔唔！”殷郊不一会儿就被吻的缺氧了。杨戩亲的太重了，像要把他锁进身体里一样箍着他的腰。自己的乳头被他揉的都肿了，一碰就疼。杨戩不给他说话的机会，只是一味的欺负他，弄的他腰都软了，快要窒息才被放过。他看着殷郊那漂亮的小脸，因为刚才的亲吻脸蛋上布满红晕，眼睛里也迷迷蒙蒙的罩着泪，他的小嘴半张着喘着气，嘴角破了还渗着血是被自己刚刚咬出来的。他耿耿于怀殷郊胸上那些别人弄上去的痕迹，便低下头，像要覆盖住那些吻痕一样，直接吻了上去。“唔！好疼啊爹爹。。。 ”殷郊忍痛的能力一向很差，小时候淘气杨戩都不敢罚他。他手还被绑着，杨戩又按住他的腿让他上下被制，把他的身体完全掌控在手里。殷郊小声的叫他爹爹，这禁忌的称呼刺激了杨戩，他下身更硬了。身下的人任他宰割，但是一想到他最珍视的宝贝已经被别人捷足先登了他就愤怒至极。他一边咬着他的胸肉，一边重重的揉上了他的阴茎，还故意掐了一下那可怜的小龟头，疼的殷郊腰部剧颤。杨戩咬吻了一会他的乳头，然后顺着他两乳之间的缝隙一路舔上去，把他的胸弄的湿漉漉，然后用高挺的鼻梁蹭着他的喉结激得他不住吞咽。“嗯。。。嗯小戩哥哥。。别弄了。。。”殷郊呻吟。杨戩在他脖子上咬了一口直起身，拍拍他的小脸说：“这几年你不老实，天天跑过来跟爹爹睡，想干什么？嗯？”“我我。。。”殷郊摇头。“不管你想干什么，爹爹想干你是真的。”说着解开裤子，把那火热的硬挺抵在了殷郊的穴口。杨戩胯下的东西热的吓人，昨天师父也是这样。他摇着头掉眼泪想求爹爹放过，但是杨戩看起来并不会放过他。他小心的看了一下那东西，吓得连连摇头。太大了，没可能进到自己身体里的。“不行，爹爹。。不行的。”殷郊是害怕疼，但是这种拒绝听在杨戩耳朵里又是另外一回事了。“别人可以为什么爹爹不行？”他扬起巴掌打在了殷郊的屁股上，那臀肉颤抖着泛起了红，可怜兮兮的。他扯过枕头塞在殷郊的腰下，手指触上那在他的注视下瑟瑟发抖的小穴。殷郊连连后缩，被他掐着脚踝拖回来，手指直接就捅了进去。因为想惩罚他，所以杨戩并没有好好的给他准备的机会，抽插了几下就直接换上了自己硬的不停的阴茎往里捅。殷郊疼的汗流浹背，嗓子都哑了，他挣扎起来：“爹爹。。求你。。我好疼啊。。”殷郊哀求他，这跟他梦里的不一样。“别动！”杨戩呵斥他。平时温柔的人换了一副面孔，爹爹掐着他的腰往里顶，一点不给他喘息的机会，他只能双手被红绳绑着，躺在床上呜咽着承受。

“还跑不跑了？”杨戩把他腰都掐红了，那带着火气的过重顶弄，让他感觉里面真的被爹爹弄坏了。“不跑了。。不跑了。”殷郊哭着摇头。“以后听不听话？”杨戩拧了一下他的乳头。“呜。。。听话，我听话。。。 ”殷郊模糊不清的说，他的眼泪蹭在床单上，呜呜咽咽可怜死了。杨戩满意的点头，然后奖励的用手抚上了他半勃的阴茎，从下往上撸动起来。殷郊被那穴里的大东西烫的颤抖，下体又被爹爹手淫的很舒服，让他浑身敏感，乳头都挺起来了。就这么弄了好久，杨戩的下身还不见疲软，而他自己的阴茎在杨戩的抚弄下有了感觉。杨戩坏心的把他抱着转过来，让他仰躺在床上。用拇指按住了他的顶端不让他射。他摇着头一声一声的叫着爹爹求饶。杨戩不依不饶，手指蹭蹭他的眼皮让他睁开眼，：“郊郊，看着爹爹。”殷郊迷茫的仰着头望向他。“说说，是谁在干你。”强烈的射精感被生生制止难受的要命，他只能顺着杨戩问什么答什么：“小戩哥哥，是小戩哥哥在干我。。。 ”“换个称呼。”“爹爹。。是爹爹干我。。呜。。 ”“舒不舒服？还想不想要？”“嗯嗯。。舒服。。还想要。。。 ”“以后都不离开爹爹身边，每天都被爹爹干好不好？”“呜。。。不离开了。。每天都要被爹爹干。。。 ”“行了，射吧。”杨戩松开手，看着殷郊射的一塌糊涂，被子都弄脏了。殷郊射了之后更软了，眼神空洞的躺在那。“他射进去了吗？”杨戩问他。“什么？”殷郊反应了一下才明白他问什么：“没。。。没有。。 ”他小声回答。“那爹爹射进去好不好？”殷郊本能的胡乱摇头，但是杨戩也只是问问，并没有真的要征得他的同意。他紧握着殷郊的腰，把滚烫的精液射进了他身体里。

虽然在惩罚他乱吃，但是弄完了之后杨戩还是温柔的问他要不要去城主府后殿的大汤池洗澡。殷郊被干的迷迷糊糊，摇头说不要，太远了。于是杨戩唤来了下人把房内的浴桶填满水，自己则抱起四肢瘫软的殷郊坐进桶里给他洗澡。后面被爹爹温柔的伸进了手指清理，让殷郊终于清醒了过来。爹爹很小心的弄，好像和刚才草的他浑身快要散架的不是一个人。后面有点渗出血丝了，在温水里特别疼。他有点生杨戩的气，张嘴咬上了他的肩膀。说是咬，也只是用小牙轻轻的磨了两下。杨戩捏捏他的耳朵在他耳边说：“别撩了宝贝，你下面都肿了，不能再草了。”殷郊马上不动了，乖乖的在他怀里窝着。“刚才弄疼了吧，爹爹是看到你跟别人在一起生气了，不是真的不要你。”他亲亲殷郊被勒红的手腕，温声解释。“爹爹，”殷郊抬起手搂着杨戩的脖子，额头抵在他颈窝处，小声抱怨：“爹爹，你刚才好凶啊。”殷郊肉嘟嘟的嘴唇贴着他的皮肤，热气吹在杨戩脖子上，让他感觉一阵热流从小腹直涌向下身，没发泄多久的性器又硬了。这不怪他，殷郊全身赤裸坐在他怀里，还软软的跟他撒娇，任谁都忍不了。他手下用力把殷郊架起来，然后在他的惊呼声中，又插进了那刚刚清理好的小洞里。“我。。。我后面都肿了。。你还。。。 ”殷郊又要哭。杨戩摸着他的裸背给他顺气哄着他说：“宝宝喜不喜欢爹爹？说说？”春梦里朝思暮想的东西又插进了他的身体，虽然折腾的他很疼。“喜欢。。。喜欢的。。。最喜欢爹爹了。”他终于说出了这许多年来，一直想告诉杨戩却又不说的话。杨戩亲了亲他的额头，下身却不温柔的动了起来。殷郊被他推到桶沿压着草，每次进出都带着温热的水。水熨帖的亲吻着他的穴壁，缓解了他的疼痛，让他的肠肉开始主动去吮吸杨戩的性器。“小洞洞很饿是不是？怎么开始自己吃了？”杨戩咬着他耳垂调笑。原来爹爹在干这事的时候这么不正经，“因为，唔。。。因为喜欢你。。想你。”殷郊被顶的话都说不连贯，但还是坚持着对杨戩诉说着爱意。他拉起杨戩的手放在自己胸上，带着他揉弄自己的胸。“爹爹，小穴给你草，这里也给你摸。喜欢你，好喜欢你。”他这样杨戩哪还顶得住，直大开大合的压着他干了几十下，再把他拎起来让他坐在自己阴茎上，从下往上捅，草的殷郊浑身上下哪里都湿，后穴阴茎哪里都流水。和喜欢的人做爱是心理上的满足感和身体快感的融合，这让殷郊很快高潮了，他抖着身子哼哼着在杨戩怀里射了出来。杨戩看他沉湎情欲慵懒的小模样喜欢的不得了，真想把他绑起来草的他神志不清日日夜夜只认爹爹的肉棒。当然他的这些龌龊心思不能说，自己的宝贝还是不要吓坏他，日子还长着慢慢来。“爹爹又要把你的小洞弄脏了怎么办。”杨戩捏了捏他的脸问。“嗯？”殷郊被草的有点懵，好一会才聚焦在他脸上：“唔。。听爹爹的。。。都是你的。”杨戩爱惨了他这样子，又连着深顶了好一会才舍得射了进去。

一晚上被爹爹连着干了两次还内射，这让殷郊有点害羞。他背对着杨戩往桶边挪，被杨戩一把捞回来原地转了一圈，面对面把他搂在怀里。殷郊额头抵着杨戩的胸口，闭起眼睛不看。杨戩揉了揉他的头：“怎么了，平时那么跋扈，现在怎么不好意思了？”殷郊被他弄得耳热，突然想起什么似的问道：“爹爹。。你。。姐已姐姐。。 ”“没有姐已姐姐，谁也没

有，爹爹只有郊郊一个人。”杨戩说。“真的吗？爹爹不要骗我。。。 ”“我永远都不会骗你。”“那。。爹爹是喜欢的我对吗？”殷郊仰起头看着他，那眼神小心翼翼又充满期盼，让你永远不忍心拒绝他任何事。“爹爹喜欢你，喜欢你太久了。”杨戩低头再次吻上他。两个人这次亲了好久，殷郊用昨天刚在崇应彪那里学的接吻技巧来应付杨戩让他有点心虚。天蒙蒙亮，杨戩醒了去摸殷郊，结果摸了个空。他猛的坐起来，看到旁边放着一张纸。“爹爹！我要出去办事！晚上回来跟你睡觉！”落款：最喜欢爹爹的郊郊。杨戩看个开头很生气，结果看到落款又笑了出来，他弹弹信纸，念叨了一句：“小坏蛋。”

“您找我算是找对人了。”龙门客栈姬发房内，一老者弓着背。正是杨戩的亲信老何。他两眼散发出贪婪的光盯着桌子上那一排银锭子。“说吧，这些就都是你的。”姬发说。“好好，我啊当年跟杨侯爷一起。。。 ”他絮絮叨叨的把十年前如何遇见被屠杀了的马队，以及怎么捡到了幸存的殷郊事无巨细的和盘托出了。“我可是除了杨家人唯一的目击者，说的句句属实。”老何说。“殷郊就是那个幸存的孩子。”姬发又重复了一遍。“是是，真真的就是他没错。”老何连连点头。“行了，银子拿走吧，但是切记不要再跟其他人提及此事，如有差错我必杀你。”姬发把绣春刀拍在桌子上。“全听大人的。”打发走了老何，姬发坐在桌边百感交集。踏破铁鞋无觅处，自己要找的人竟然就在身边。

殷郊一路小跑到了龙门客栈，进门就看到那几个中毒的锦衣卫都痊愈了围着桌子嗑瓜子。看到他来了都主动站起来给他让座然后嘻嘻哈哈的撤去别的桌子。姬发看他坐下，两天不见少年好像又漂亮了点。他想问他这两天为什么没回来，但是又一想这么问好像自己在等他一样。虽然确实等了两晚都没睡好。“我回家了。”殷郊说。也是，少城主回家也无可厚非。姬发有点挫败。“能跟我上楼坐坐吗，有点事想问你。”姬发说。“啊好啊，什么事神神秘秘的。”殷郊跟他上了楼。关好房门，两人对坐。“殷郊，跟你打听个事，你知道十年前的龙门大劫案吗？”姬发看着他的眼睛说。“啊？什么大劫。我不太清楚诶，但是你打听那么久之前的事情干什么啊？”殷郊啃着苹果看着他一脸茫然。喜欢一个人就是无论他做什么都觉得可爱，姬发用手指给他擦了擦嘴边的苹果渣。“找到当年的幸存者，然后带他走，让他回到他本该在的地方。”姬发观察着他的表情。“额。”殷郊沉默了。两人一时无话，各怀心事。半晌，他抬起头看向姬发，下了很大的决心一样问他：“姬发，我该相信你吗？”姬发笑了，他说：“殷郊，在这之前，我还想确定一件事。”殷郊点点头。然后就看到姬发隔着桌子俯下身，吻上了自己的嘴。一触即分。殷郊没动，他皱眉看着姬发：“你不会。。。 ”姬发说：“是。”“你不该的。”殷郊摇了摇头站起来快步离开了房间。这是什么意思，自己被拒绝了？姬发起身站在窗边望着殷郊疾跑而出的背影若有所思。

“让你的人去处理那锦衣卫怎么他还没死？”黑沙峰内，铁面人面前一黑袍人正在大发雷霆。“急什么？我影刃既然收了钱，就一定办到。回去告诉你主子，三天时间他必死。”那人走了以后，铁面人唤来手下问道：“崇应彪到底在干什么？给他传信说要是三天之内杀不死锦衣卫就门内清肃！”门内清肃是对待叛逃杀手的手段，会派出数名杀手围杀叛逃之人，至死方休。此时，崇应彪正在天香楼殷郊的房间里收拾行装准备离开。他躺的够久了，该去杀人了。

“辛苦了各位。”城东一处破庙里，声音的主人转过身，正是殷郊。而他面前站着的那几个黑衣人就是那天在殒房门口刺杀他的人。“你们跟他过招感觉怎么样。”殷郊问。“属上上乘，之前以为他功夫全赖于那柄刀，现在看那只是他的伪装，实际他的真功夫是。。。 ”“御风掌。”殷郊说。“再来一次的话，杀的他吗？”“御风掌法过于刚猛，内力深厚，怕是我们连靠近都做不到就被震断经脉了。”黑衣人说。“嗯。知道了。”殷郊点头。“毒烈过来，”几人里一个苗疆汉子出列。“这是上次你们那单的钱。”毒烈接过钱不好意思的说：“抱歉啊老板，上次咱们的人做的太过火了。”“你还有脸说？我不是叫你把人毒倒了就完了吗？你们跑天香楼干什么？”殷郊揉着太阳穴。那日追崇应彪的人确实是他派去的，毒也是这苗疆毒宗下的。只是为了让他师父躺几天，因为他有更重要的计划。谁知道不小心让师父给。。。也太不小心了！“算了！下次注意！”殷郊想到那日的事脸不禁有点红。“而今计划有变，来，绑我。”殷郊对那几个人说。几人互相看了看一头雾水：“老板，您这是做什么啊。”殷郊不耐烦的啧了一声：“想不想要钱了，干完这单一并付款。快点绑我，然后把我弄到我说的地方去。就算结了。”

“侯爷，上次放走那个人，他行动了。”姐己来报。“谁是他的主人？”杨戩问。“只听到他说什么闻老板，那是谁？”“朝中只有一人姓闻，闻太师。”杨戩皱眉：“想对付殷郊的人，看起来很棘手啊。”“那就是闻太师不想他回去继位，先派人来杀他，数次不成，便想到让人去偷诏书，让他名不正言不顺。”“对，但是诏书被小姜偷出，那妓女却不是他杀的，这是怎么回事？难道也有人在对付他们？”杨戩说。“难道是锦衣卫那边？听闻锦衣卫头领和闻太师不和。”姐己提醒。“就算是这样也不能觉得锦衣卫和我们是一伙的，敌人的敌人也不一定是朋友，人心不可测。”杨戩摆摆手。突然一个飞镖从窗子飞进来啪的一下钉在梁柱上。杨戩撕下它下面钉着的纸，看到上面的字大惊失色，那上面写着：“来黑沙峰给你儿子收尸。”另一边姬发也从墙上拔下了梅花镖。

tbc

Please [drop by the archive and comment](#) to let the author know if you enjoyed their work!